

擊 小 說

舊 參
I 246.4
WSL
()

勝 字 旗

望 素 樓 主 著

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藏書圖記

5

上海出版行

旧 珍
I 246.4
WSL
(5)

望素樓主著

長篇武
俠小說

勝

字

旗

第五集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藏書圖記

277282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字旗

五集目錄

第二十回

掃穴犁庭元兇無復逃羅網
燭奸照惡大令恢弘折獄才

……一

第二十一回

瞻旗拜府賢勞獨勤苦
驚艷悼亡恩怨未分明

……二九

第二十二回

關山履遠道勝字旗飄揚塞上風
雪夜失元兇星紋劍揮斷蓮花雨

……五七

第二十三回

廷上賓復啓中離門
馴猛獸揚威四平坡

……八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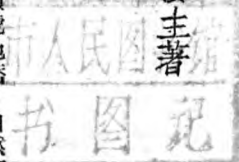
長篇武俠小說

勝字旗第五集

望素樓主著

第二十回

掃穴犁庭元兇無復逃羅網
燭奸照惡大令恢弘折獄才



賈遇春死了老婆之後，天天計劃將小玲瓏扶爲正室，憑他金錢勢力兼而有之頭號地痞，自然可以爲所欲爲，他家的上下人等都是仰承他意旨，只要他出個題目，大家都是隨聲附和，任他指鹿爲馬，也無人說個不字，親朋中能和他分庭抗禮的人，只有個黃舉人，偏這黃舉人又非正人君子，賈遇春的惡孽一半是由他助成，這件事他又那能仗義執言說句公道話，何況小玲瓏又是他介紹的，在種種條件之下，他都是立到贊成地位，至於李氏的娘家人，明明知她死的不明不白，在貧不與富鬥的惡劣條件下，打官司告狀都不能奈何人家，只有忍氣吞聲歸到命該如此，充其量也不過戴上孝帽子去哭一場，巴結這門闊親戚，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扶正的事情當然是一帆風順，不幾天就成熟了，賈遇春爲博她歡喜，特製精繡鳳冠霞佩，嵌了不少珠翠寶石，雖不說價值連城，可也花費了不少的銀兩，其他的首飾衣服也添購不少，這時小玲瓏的聲價不啻，「漢帝寵嫺嬌，佇之黃金屋，咳唾落九天，隨風生珠玉」，可惜雙官語尙未上場，這晚賈遇春正同衆人商議如何籌備扶正大典，

外面響了一聲號砲，人聲鼎沸，似有千軍萬馬殺來，賈遇春吃了一驚，哈得明，莫赫等衆頭目，號令黑龍會衆戒備，賈遇春登上早樓一看，好生奇怪，原來並不是強盜股匪，挑着通明光亮蘭山縣正堂的燈籠，帶着武營步班做公人等，耀武揚威，聲聲喊着拿人，賈遇春看罷冷笑道，這烏縣官，怪不得人叫他馬糊塗，平日和咱套交情，爲何現在突然來生事？哈得明一看縣上的公人，根本未放到眼裏，向莫赫說道，大哥你打發他們回去罷，莫赫答應一聲，帶着十幾個在會的莊丁衝了出去，縣裏的步班公人，平日不過借着官家的牌子狐假虎威嚇唬老百姓，真遇到事情，簡直是個草苞，黃腿鷄兒不尪鬥，如何敵得住虎兒埠這幫強人，早被莫赫衝的七零八落，傷了好幾個公人，活捉了一個頭目，官人燈死火滅的逃去，賈遇春問那做公的頭目，爲何夤夜犯莊，那頭目只說縣上派的，其他事情一概不曉，哈得明道，他既來得虎兒埠，難道我們就進不得縣衙門，今夜小弟前去勸他的狗窩，把賊官拿來叫他說個根由，賈遇春道無須這麼着急，就把他送到衙門，說我們拿住的強盜，看他怎樣發付，哈得明向莫赫道，我們是怕那關東蔓子勾結官家來和他們作對，如今看來這些草苞貨，也許他們知難而返了，到了次日賈遇春便辦了一張稟貼把擒的那頭目送到縣上，他覺得這樣做法就是文武兩面完全勝利，依然進行他的扶正大典，蘭山縣爲何平白地來虎兒埠攪鬧這一場，原來郭知府在龍駒寨夜放王千斤之後，便對小姑娘一千衆人說道，現在事情已經大白，兄弟到任之

後開始就要先辦這件事，賈遇春固然罪在不赦，干係還小，最重要的是哈得明，他是國姦犯，須生獲解往東北，纔算辦的圓滿，若是稍出一點差錯，連我也担待不了，他雖武藝高強，我們裏只道風雷陀就可制他有餘，掃穴犁庭，這件事還不至太難，只是解往東北這件事却非容易，山險阻，路途遙遠，不定出甚麼差頭，這元惡渠魁，又是出身東北，難免沒有黨羽，有識之士，「保於未危，慮於未形」，所以鎮國禪師那樣高明，還是處處謹慎，無論大小事情都不敢疎，兄弟來山東時也會承他囑告拜訪寶大俠，以便遇事得有助，今未及前往，先巧遇小姑娘相救，這也是天假其緣，我認這次渠魁就獲，解往東北這件繁雜工作，就得仗勝字旗的光輝，完成這件重大任務，少不得要勞小姑娘親走一遭，當不能推辭了，小姑娘本就好勝，東北山水雄渾，號稱第一，自己又未得領略，借此流覽塞上關河風景也是機會，何況那鎮國禪師對父親這般殷切，也應該親往拜識，並且有此行也可使勝字旗飄到極邊絕域，博得更偉大的聲譽，就是親廉愛民的郭知府相請，也是義不容辭，於是沒犯思量便慨然應允了，郭知府喜道，小姑娘既然答應，這件大事自可圓滿功成，毫無顧慮了，這時既是全然明白，也不必打草驚蛇，愈煩道風雷陀，與杜爺暗中監視不要教他走脫，我只帶着武老弟悄悄進城，老僕郭忠拿我牒文，先到衙內佈置一切，這裏天羅地網安挑妥當，虎兒埠這幫兇徒還在夢裏辦理着小玲瑞扶正工作，讀且不提，次日郭忠先進城佈置去了，隨

後郭知府僱一頭蹇驢，青衣小帽帶着武鎮北，提着藥包也往城裏進發，武鎮北是老賣膏藥的，城廂附近的百姓有的是見過他的，只不過今天多了位老先生罷了，誰還尋思他是新任府台大人，走過十里亭，只見很寬的官道撒了一層顯新的黃土，整理的十分平坦，幾匹探馬不住的在這條道上奔馳着，武鎮北剛踏到黃土上，便有個做公的過來說道，這條道你們今天走不得，你們要進城可從東邊那條小道進東北邊門也不遠，武鎮北道，這是爲何？那人道，新任府台大人說不定甚麼時就要到來，通城文武官員都來迎接，人馬衆多，怕不踏死你們，你不看看這黃土鋪地？武鎮北便撥轉驢頭向東尋那條小道，郭知府道，新官上任老百姓連道都不許走，真是豈有此理，那做公的瞪他一眼道，你這老傢伙真不識時務，我告訴是好意，你還念閒拌，你爲甚麼不去做官？當烏窮說大夫，今天就是遇着我，換上個別人早揆你倆錢的啦，郭知府也不再發言，又向東邊那條小道，這裏果然杳無人，任便行走，行不多遠，前面閃出一座雄壯巍峨的古城，空青入雲，連亘無際，雉堞崔嵬，箭樓高聳，連帶山映斷霞，河吞遠樹，格外顯得雄偉，郭大人暗嘆到底文物之邦不同，一座府衙的建築就如此遼闊偉觀，比起東北除了奉天以外，其他城池多半狹隘的可憐又自不同，一路欣賞道旁景色，進了東北邊門，轉過幾道街巷，進入甕城，往西北拐過兩道巷子就是長街府衙，自此走反到近了一程，武鎮北付了脚程便同郭大人進入府衙，早有郭忠接了出來，衙內人等，當是之

蒼頭的親朋，無人想到皇堂大人就會這樣悄悄的來到，大小官員還在望眼欲穿的等待接差，其實新任知府早坐在內花廳與舊令尹見面了，直至府裏傳諭出去，新任已到，那些接差的官員纔懷着一肚子驚恐慚愧回來，費了很多金錢工夫，新大人却一眼未看，次日接着儀注交辦了任信，送走舊任，整整忙了一天，當晚直屬縣官府學，齊來稟見請安，尤其蘆山縣知縣馬糊塗，素來昏昏噩噩，胆子又小，覺得這位新上司到任來的如此突兀，迎接又漏了，他的脾氣說不定多麼古怪，萬一怪罪下來，如何担待得起，馬糊塗戰戰兢兢隨着幾位同僚，稟見請安，很怕郭大人有甚麼挑剔，心中惴惴不安，幸而郭大人，御下寬和絕無半點大官架子，對接待之事不但沒有責備，反而各官道勞，馬糊塗這纔放心，及至送客之後，又單留馬糊塗談話，又把他嚇一大跳，郭大人問一番風土人情，馬糊塗不清不白的糊亂答覆幾句，少頭無尾，簡直不像官話，若是換上位性情暴躁的官長，說不上當面就加斥責，然而郭大人居心仁厚，經歷宏富，對於小關節毫不在意，反覺他這人誠實可靠，溫語和他說道，老夫初臨此地，一切風土人情難免生疎，日後辦事，少不得要多勞兄台協力相助，馬糊塗受寵若驚，連連答應願聽大人驅策，郭大人又問起地方近年發生的案件，馬糊塗約略對答幾件，郭大人又道，去年凶殺陸秀才那件案子可有結束，郭大人一問起陸秀才這件陳案，馬糊塗心中不由一怔，暗想這位大人奇怪，怎的剛剛到任就會知道這些事情，難道他還未卜先知，遂囁囁答道，那時

地方出了幾件沒有頭緒案件，乃是江滿大盜所爲，不易破獲，捕了不少嫌疑，都未問出根底，這案子至今未結，怕要成一個懸案，郭知府點頭道，地方上出這樣的事情也是我們的不幸，這也非關你的能力不夠，實在這件事情也太出人意料了，話雖如此，我們上負國家所託，下食民脂民膏，民間遭到這樣凶暴冤枉，不能爲他澈底昭雪，也就無貴於爲民父母了，馬糊塗只當郭大人對他責備下來，只嚇得連聲唯唯？郭大人道，我並非說你不盡力，是要兄台兢兢業業，念念在茲，對人民的事情不要一刻忘懷，那就是無忝厥職，不然只是伺候於公卿之門，逢迎得體，雖可博得加官進祿，畢竟有愧於親政臨民，老夫這次來到，要幫你完成這件事情，現在正凶我已全然訪出，就是虎兒埠賈遇春，並且還有一段更重要的情由在內，遂將賈遇春的事情，當私人談話和馬糊塗說了，只哈得明的案子是另一回事情，未與他提起，馬糊塗聽了，心中好生慚愧，暗想在此臨民好幾年，地方上發生了這麼大的案子，竟發俚糊塗未辦出頭緒，人家新大人方纔到任就知道的這麼詳細，自己在這裏真是尸位素餐，如今大人既告訴了正凶，你再辦不來，也太不能盡職了，他這樣糊塗想法，全不了解郭大人的意旨，回衙之後，次日便派人到虎兒埠抓人，覺得挑出官燈，天膽他也不敢抵抗，若把這件案子不動聲色辦了來，大人豈不喜歡，世土事情並不如想像那麼容易，越想越要好往越弄糟了，所以老成人做事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的確是處事的要訣，「愚而好自用」的馬糊塗，一

心要好，竟冒然前去拿人，沒打得黃鼠狼惹了一屁股臊，被人家攙了個落花流水，連捕頭被人捉住，最難堪的是，還把那捕頭當盜匪送到衙門，這一來真把官家的威信丟盡，馬糊塗遇到這麼棘手的事情，那裏還有章法，只得據實報告了府台，郭大人纔知道這位糊塗太爺愚蠢的可憐，雖是他的錯過，自己也未免失言，遂略微說他幾句，令他靜候指示，暗想這班凶魁惡孽滔天，還敢公然拒捕？心中益發震怒，當即傳令往勦，劉鐵玉，杜小明，小姑娘等，都是事前安排好的，官家一有舉動，即刻就到，這日天將拂曉的時節，賈遇春尚在綺夢溫香中睡着，外面早被官人包圍的水洩不通，哈得明認爲衙門公人盡是草苞，還想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他們打發回去，那知這次莫赫上手，不到幾招便敗回來，哈得明大怒，一劍當先衝了出去，頂頭便遇着武鎮北，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揮刀直取哈得明，哈得明一看也認的是武鎮北，當他不是自己對手，冷笑一聲罵道，你這剩餘的小禍根子，活到現在已是僥倖，還敢自來送死？說着撥開對方的刀，便鬥起來，武鎮北本來就不是哈得明的對手，又兼這個渠魁必須生致，自己那有這樣的本領，虛晃一刀，往後便退，好讓師兄拿他，哈得明那裏肯捨，趕步飛進纜將追及，忽聽斜方有人笑道，哈得明，你還想逃走麼，哈得明瞥眼望去，不由驚了一身冷汗，只見斜方立定一位頰白鬚鬚的老者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海國城西路遇的那個奇怪老人，自己如何是他的對手，但事已至此，逃避也怕來不及，還是先下手爲強，霍地躍到老

密近前，有如電光一閃，那口寶劍蓋頂劈將下來，這樣閃電疾擊，普通泛泛縱然有點工夫也難躲過，可是這追風普陀從容不迫，使個抱虎歸山，斜飛快造，讓這閃電疾擊劍法劈空，及至哈得明變勢再復刺來，他略一招手，哈得明落了個赤手空拳，寶劍早在追風普陀的掌握，本來這時取他的性命已是易如反掌，可是這個凶魁只許生致，不能就地制他的死命，只拌他個跟頭，做公差的拿着繩鎖便上來捆綁，哈得明的身手敏捷，一個翻絞剪撥倒三四個公人，接着就地一滾，出去兩丈開外，使個鯉魚打挺，翻進圩牆，大門趁着掩了，做公的嚷着跑了，跑了，劉鐵玉知他飛不上天去，吩咐衆人不要慌張，只管圍住莊院不准亂動，向武鎮北道，我與賢弟入內看看，兩人也翻進牆內，哈得明逃回之後，知道來者利害，吩咐莫赫督率着黑龍會小頭目，郭八，解九，李狗子，分作三隊守住宅院，這些會勇莊丁雖無大用，平日都經過訓練，麻秧多了也拌腿，武鎮北入內便被這些會勇攪住，劉鐵玉只只顧尋覓哈得明，却不暇顧他，後面杜小明也隨着進來，見一羣會勇攪的武鎮北不能脫身，揮劍戳倒幾個，並生擒了幾個頭目，曉諭道，你們不要妄動，我們奉着知府大人的命令來的，只索要犯哈得明，賈遇春兩人，餘者均不拌連，你們若是無知妄動，那就是枉送性命，那些會勇看到來人這般英雄，已經軟了一半，又聽是府衙門來的，更加驚神，心眼多的學早的還開，杜小明單獨監視着這羣會勇，讓武鎮北同劉鐵玉尋覓哈得明，賈遇春兩人，這時賈遇春早從睡夢中驚

起，小玲瓏前幾天已受一次虛驚，這回又一次「漁陽擊鼓動地來」，怎不使她魂飛膽落，纔要問賈遇春是甚麼事，哈得明驚慌失錯，跑來告警，說道來者利害，明的對敵的是決難僥倖，只可從地洞逃出，再圖報復，哈得明已經不行，賈遇春更無能為，只得聽從哈得明的話，往明心堂會堂跑去，小玲瓏在後面喊着我怎麼着……賈遇春平時對她好似心肝一樣捧着，但到了性命相連的緊急關頭，也顧不得了，把心一橫，便同哈得明跑到明心堂，原來明心堂內有個祕密複壁，複壁底下鑿了一條隧道，隧道裏邊設着消息機關，外人休想進去，機關門戶，除了賈遇春同少數大頭目以外無人曉得，這隧道工程很大，直通到石人峯山腰，從石人脚下斜穿到河底，當日修這隧道，就是為的緊急脫身，不想這時却用上了，哈得明保着賈遇春從隧道逃遁不提，這裏劉鐵玉翻進院內，被衆會勇一攔，便消逝了哈得明的影子，宅院廣大，房舍衆多，一時尋覓不得，只見杜爺同武鎮北，震住會衆，並生擒一人捆綁起來，劉鐵玉疑是擒住了哈得明，急來看視，却並不是，這次來的目的，第一是哈得明，賈遇春尙居其次，如今兩要犯一人未曾獲得，如何交待？劉鐵玉復尋一遍，依然沒有影子，這時莊丁會勇全然沒有再抵抗能力，劉鐵玉便開放大門，叫進一班公人一同搜查，他們衆人方在忙個不休的時候，小姑娘却極閒散的佇立在石人峯的半坡看風色，因他根本就未把虎兒埠這幫人看到眼內，又有勇武絕倫的追風普陀在內，就是賊人再利害，也絕難脫得他手，自己是事外人，遇

幫忙就罷了，又何必爭他們的功勞呢？所以在這如火如荼的緊急局面下，她却瀟灑自如，立在山半坡閒眺野景，劉鐵玉一躍身像隻老鴉似的落在小姑娘面前，小姑娘笑道，事情可會辦妥？劉鐵玉搖一搖頭，向小姑娘問道，你可會看見村內出來甚麼人麼？小姑娘知他是未曾捉得凶魁，遂說道，你只管回去仔細尋覓，由村內飛走一隻蚊蠱我全負責，劉鐵玉知道險賊並未逃去，急忙又返回村內，同杜爺武鎮北問那被捉的賊人，他推說是看宅護院的，劉鐵玉看他不像，並且說話口音，又帶點東北語氣，叫過幾個莊丁訊問，纔知他就是渾鐵球莫赫，他的惡孽雖沒有哈得明大，但在東北時也做了不少殺人放火勾當，時至今日方纔落網，已經便宜了很長的時日，問他哈得明藏匿之所，他却矢口不知，劉鐵玉知他也是個要犯之一，把他送交公人押了，再復尋覓，各宅各院俱已尋到，並無半點蹤影，賈遇春的家小，連同小玲瓏一並看管起來，她們也不知賈遇春藏匿之所，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忽然一個小頭目跑至劉，杜，武三位英雄近前雙膝跪到哭道，三位爺不必着急，我願代三位爺尋覓賊人藏匿之所，杜爺劉爺對這人動作好生懷疑，便盤問他的情由，那小頭目哭訴道，小人罪該萬死，因懶意做活，投到這裏當莊丁，後來加入黑龍會當了一名小頭目，那是二總管王千斤抬舉得我，二總管和督總管大頭目哈得明是要好的義姓兄弟，哈得明進賈府也是二總管薦舉的，因為姓哈的武藝高強佔了上風，上月派二總管到罷虎窩中途刺殺郭大人，不知怎的沒有成功，狼狽逃

回，和姓哈的角幾句，姓哈的硬說他是倒賣門戶反爬墓，把他縛在明心堂庭院棗樹上活剝了，那是小人親眼所見，遂將那晚王千斤被剝的慘狀詳述一番，我那時看到二總管求死不得的慘慘情況，幾次欲跑出講個理由，終於愛惜自己的生命未敢出頭，早晚等到姓哈的發出口號讓大師弟兄們遂意零割，小人纔趁着這個機會跑上前去，狠着心腸照定心窩穿了二總管幾刀，免得他活受，直至如今我想起二總管的慘呼，還是心驚肉跳，他死前的一霎那，慘叫出兩句使我不大明白的言語是，「俺王千斤爲何不死於蠻小姑娘之手，單單死在這黑心賊手裏？俺的造化好低也」杜爺等三人聽到這裏不勝嗟訝，郭大人那般仁慈，放走了他，反累他死的這般慘慘，世上事情福之適足害之的真不知多少呢？又聽那小頭目說道，我從那時就知道姓哈的比蛇蠍還毒，比豺狼更狠，暗地也會發恨替二總管報仇，可是我這樣的人在他手裏不如一隻螞蟻，那敢輕舉妄動，今見幾位老爺們，都是英雄無比，使我親見那黑心賊子遭到償還報應，就是連小人碎屍萬段也死而無怨，劉鐵玉等幾人聽到這裏纔完全明了這小頭目的意思，急忙將他拉起，先問了他的姓名，然後又問險賊藏匿之所，小頭目說道，我只知道明心堂有個複壁，壁內通着很深的邃道却未曾進入過，據說裏邊設着若干機關消息，料想險賊事急，逃入邃道去了，劉鐵玉便命那小頭目帶領進入明心堂，小頭目指點了所在，劉鐵玉打開複壁，果然發現了一種異樣的跡像，複壁北端掛着兩根鐵鍊，底下有個篩子般大的鐵蓋，那鐵

鍊便是管制鐵蓋的機關，歇開鐵蓋，現出一個井口，設着木梯扶手，下視黑洞洞的不知深淺，劉鐵玉笑道險賊隱匿此間無疑了，可是進入邃道拿他須多加小心，一則裏面窄狹，施展不開，再則裏邊機關外人不知，他在暗處以逸待勞，生人易於吃虧，何況急兔返噬，他到了最後關頭，定作困獸之鬥，我們並不是怕他，必須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，方能做得大事，杜爺點頭道，劉爺說的極是，就命那小頭目覓得三枝巨蠟，劉鐵玉，杜小明，武鎮北三人各執一枝，又挑選了十幾名精壯做公的頭目各執燈籠火把隨在後面，約定每人距離十步左右，以免遇事發生阻礙，分派一定，武鎮北報仇心切，就要頭前下去，劉鐵玉道，你不濟事，杜爺也爭着要先下去，劉鐵玉又道，杜爺雖是萬無遺失，但也顯得我們也圖省事，且是「割雞焉用牛刀」，今日這件事我要僭越了，劉鐵玉說着，左手持着蠟炬，右手執着奪取的哈得明那口寶劍，走入下去，後面杜小明，武鎮北也隨着下去，那些做公的頭目有了前面三位英雄壯着胆，也執着火把兵刃下去，劉鐵玉鎮定精神，輕身穩步前進，向北走進約有三四丈的光景，紆迴往東拐去，又走不遠，前面隱約發現一點光亮，劉鐵玉心想此處像是有人，又往前探進幾步，呀！那光亮有點微茫顫動的樣子，劉鐵玉擺手招過杜小明同看，悄聲說道，前面那不是像有件東西麼？杜爺看去，果然光影動處似有一種物件，却辨不出是甚麼東西，又往前潛進幾步，纔看出是一條大虫當道，目光閃閃，張口吐信，只那頭部就有柳斗大小，身子長

瘋蠢不明白，在這狹隘隧道當中，突然發現這樣驚險的像徵，普通人早嚇的亡魂失魄，不知怎樣張惶失措，然而他倆都是藝高人胆大，雖然突遇奇險，還是那般鎮靜，仔細觀察那大虫的動作，劉鐵玉生長東北，深山大澤，異禽怪獸見的極多，憑着自己的本領，總然大虫毒惡，也不是懼，他躡身一竄，和流星一般，立刻到了那大虫近前，杜小明纏喊出一句劉爺且慢，言還未盡，劉爺的寶劍是早落到大虫頭上，只聽咚一聲，眼前迸起一蓬火星，接着似有很沉重的東西落下，劉鐵玉的身子早向後飄出十幾步，震地一響，後面就有人哎喲了一聲，劉鐵玉惟恐杜爺及武鎮北有失，急回頭看，兩人俱各無恙，後面那些公役頭目喊着掉下人去了，杜爺武爺也急往回看，原來後面一個頭目踏翻翻板，掉在地牢，仗着人多火把亮，照耀着提了上來，虧得地牢不很深，又沒有水，那頭目只跌個大半昏，不至有甚危險，也算不幸中之幸，杜爺向劉鐵玉道，劉爺你可看見了罷，我估量那大虫，也決不是真的，纏喊着您慢動手，那知劉爺您的身疾劍快，早刺在大虫頭上，我們現在前去看就明白了，杜爺便同劉鐵玉剔亮蠟炬，走近那大虫所在，那裏有甚麼大虫，分明是一座石壁擋住去路，杜爺道，您看這不是麼？眼見這是他們假作的機關消息，現在機關已被觸動，石壁落下，畢竟怎樣厚重也不曉得，鑿穿也須相當工夫，反正他們既入此間，已成甕中之蠶，我們既然遇着阻礙，不能前進，只可暫且到外邊再作道理，劉鐵玉深悔方纔掣劍劈蛇過於冒失，弄下這層障礙，還

要多費手脚，轉不如杜爺沉穩把得牢，遂吩咐衆人暫且退出，爲防再有翻板機關，令衆公人頭目，單人直線，輕身前進，衆公人魚貫而出，幸未再發生事端，他三人便不成問題了，即使觸動消息，踏翻翻板人也不會陷下去，人到了外邊，覺那小頭目報告的句句是實，對他獎勵幾句，派人把守了複壁的洞口，復將鐵蓋蓋好，遂令那小頭目作嚮導，同到莊外觀察些形跡，剛出了東門，往北走不多遠，只見小姑娘立在石人峯半坡，迎風含笑問道方招手，杜爺纔要和她招手示意，她却面轉向東北，似乎是在欣賞河心內有甚麼景緻，杜爺的招手她也不睬，倏見她將手一揚，又似向河心投了一件石子類的東西，杜爺笑道，小姑娘雖然根基深厚，藝業精通，畢竟免不了孩子氣，話猶未了，只見小姑娘驀地騰身而起，彷彿一隻輕燕掠看水皮向北順着河流飛去，轉瞬便被山脚遮了影子，杜小明确笑道她又作甚麼耍子？他們觀樂着村邊形勢遂行途談，不覺來到石人峯脚下，那小頭目指點着說，那是黑龍廟，黑龍潭，那是靈神廟，三松閣，那是公冶讀書處，那是洗馬池，指手劃腳方在說的津津有味，忽然一團雲影飛下，平空落下一個人來，小頭目嚇的渾身發抖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呀了說道，這便是姓哈的督總管總頭目，小姑娘立在一旁他全未看見，劉鐵玉武鎮北看去，不禁驚喜欲狂，原來地下摔倒一人，身着魚皮雨衣，腰間繫一個魚皮小包裏，似是包着隨行的衣服，正是殺人魔王血債累累的哈得明，武鎮北想起母妹的冤仇，有如錐刺心肝，恨不得立刻碎割險賊，但他是率

令生致的要犯，由不得自己，只得狠狠的看他兩眼，那小頭目戟指罵道，姓哈的，你也有今日，哈得明眼睛瞪的很大，也在怒視着小頭目，但他口不能說話，身子也動彈不得，往日凶如猛虎，捷如猿猴，這時却像一隻半死癩狗，劉鐵玉哈哈大笑道，我們徒費若干手脚，未能獲得他，小姑娘竟不費吹灰之力將他生擒了，我們的差遣任務達到，釋去重負，武賢弟的血海冤仇也得相報，不負他萬里關山，兩度跋涉，都是小姑娘所賜，我們哥兒兩個應該頂禮致謝，說着武劉兩人齊向小姑娘行禮，小姑娘急忙還禮道，我們同受郭大人差遣，伯伯何必客氣，小頭目纔看見英姿挺秀的小姑娘立在旁邊，聽他們答話的口吻，凶儀萬丈的哈總管就是被她生擒的，世間竟有這樣的奇事，怪不得山東寶小姑娘的威名無人不知，如今見面又勝似聞名，先前覺得哈賊的本領就是蓋世無雙，那真是井蛙之見，當日自己陷入匪羣，確是自蹈死亡，再聽劉鐵玉又問道，小姑娘是怎生發現的兇蹤賊跡？小姑娘笑道，我在龍駒寨李員外那裏，聽說石人峯的巨鐘是從電神廟飛來，我覺得這地方有些異跡，叔伯們在村內行事，我便在此眺望，但始終未發一點異兆，及至伯伯出莊問我有沒有人從莊內跑出，知道元凶尚未就逮，我更四面八方在覓着，依然沒有絲毫跡象發現，隨後便見杜叔叔同伯伯從莊內走出，我方向杜叔叔舉手相招，忽見水中湧起一個浪花有盆口般大，這浪花是從山角突出，我以為是魚鯊之類，嗣見他逆流北上，水底翻一道波痕，像是一匹素練拋在水面，我覺得這尾魚兒煞

是不小，拿一塊沙粒投了下去，浪花一翻現出一點痕跡，又不像魚類，這道波痕進行的更加快速，我便掠着水皮緊緊蹀着他，要看看畢竟是甚麼東西，恰巧他往上一浮，我便用劍柄將他挑上崖岸，原來是個人，他還要怒目揚眉向我掙扎，我便用靜脈軟骨點穴法給他一個小教訓，然後把他帶到這裏，不想他就是橫行海國城的殺人魔王哈得明，我真沒想到他那樣鼎鼎大名也這麼草率，不是今天有特別要事，這些閒情我怎會屑得管，總而言之這都是天然湊巧，無心將他捉得，既是正凶就將他綑綁起來，我再給他解了軟骨法，杜小明便羞小頭目，招呼衙門公差將哈得明駟馬攢蹄的綁起，小姑娘照他脊下輕輕戳了兩下，哈得明打個冷戰，筋舒血暢，完全恢復過來，但是虎陷平陽，兔遭羅網，滿身繩網索綁，縱然本領再高也無可掙扎了，只是眼睛睜的更大，氣喘的更粗，狠狠的瞪着這幾個人頭，杜爺向他問賈遇春的存在，他更一言不發，杜爺同劉武兩人以為哈得明既在河內獲得，賈遇春料也不出這個範圍，打算再沿着山脚河干搜尋，這時小姑娘單獨走到石人背後，看看那口巨鐘印在石人頭上，像一頂大鐵帽兒，她想這口鐘既是電神廟的東西，無緣無故就會飛到石人頭上，眼見是這夥惡人搗的鬼，地方上一點小古蹟，本來是不當給他破壞，但是今天為幫助公家辦理這樁重要案件，也就顧不得這些了，文着公孫草娘祕傳的玄元混二內功，化重為輕，攻堅為脆，意到心隨，五行無阻，又兼那口星紋寶劍是金精純陽煉就至寶，公孫草娘與這口寶劍相與為命將近

百年，不是至好道友或心愛的徒弟，對這口寶劍想過目一觀也萬萬作不到，後來得了寶小姑娘這個愛徒，愛之過切，期許過殷，遂將這件無上至寶脫手相贈，臨行時給她三道符籙，囑道，如遇力不可破，堅不能尅的強敵障礙，可將符籙貼到劍鋒，五字真言念動，這劍便有指天開，指地地裂的無邊偉力，但不至人力不能勝的時候，不可輕用，小姑娘自下山行道以來，未遇半點阻力，今天要想察看石人底下是不是存在着秘密作用，這是人力萬不能辦到，必須借重寶劍靈符方可濟事，小姑娘想到這裏，從玄祕寶囊取出靈符，貼在星紋寶劍，向空虔誠默禱一番，念句真言，使個白鶴亮翅，猛力一揮，電光閃處，一團火花迸起，接着轟然一聲，有如山崩海沸，那個高近兩丈，粗可十圍的巨石人像是零亂的雁陣鴉羣，倒撞下來，那口巨鐘噹噹響了一聲，一陣颼颼雷鳴滾到山下，這一聲山搖地動的巨響，震得附近村莊屋瓦皆動，劉鐵玉正同杜爺察看河邊情形，被這一聲巨響吃了一驚，他恐這是敵人方面設備的地雷機關，連杜爺武爺也是這樣的想法，三人不約而同的躍上高坡，抬頭望去，不禁愕然，那個巨大石人平空崩落，小姑娘抱劍當風而立，意態自然，面向那些崩落的石塊現出微微笑容，看樣這件山崩地陷的事情又是由她造成，杜爺不禁哦了一聲，接着跑上山腰，問是怎麼回事，小姑娘笑道，我看這坐石人有些異跡，恐怕賊人的竄遁未必不是通在這裏，所以把他弄壞看看，爲了我們辦事便利，也願惜不這這一點古跡了，杜爺也想不到她竟有推山揭地

的本領，劉武兩人更是驚駭欲絕，杜爺同小姑娘向石人腳下虧去，果然發現一個穴洞，下去一層俱是石塊砌成，分明是人工建造無疑，劉鐵玉武鎮北也隨來探察，下去不深便發現一間石室，裏面圍伏着一人正是賈遇春，他被這聲巨響震得神智昏迷，劉鐵玉將他提了上來，衆人已料定八九分是他，經小頭目認過確乎不錯，一場大事辦的停停當當，沒有半點遺漏，雖是各位英雄同心協力，歸功還是小姑娘的本領，遂將賈遇春一同捆綁好了，來到莊內，將賈遇春的門戶封閉，逮捕了黑龍會幾個重要頭目和賈遇春的直系家屬，辦理停當，杜爺同小姑娘因家中有事，向武劉兩人告辭，劉鐵玉知不可留，向杜爺小姑娘深深致謝，並說此案完成，府台大人稍有空暇，必親往賈家營拜訪，我是親承鎮國老禪囑託的，直至今日還未得拜訪寶老，一瞻勝字旗光輝，深以為憾，大人去時，兄弟必定跟隨前往，會晤不遠，無多詞費，回到府上見了寶爺，代俺哥兒兩個多多致意，並向各位英雄問好，杜爺同小姑娘一一答應，說聲珍重，杜爺便同小姑娘去了，賈遇春平時作惡多端，仗着金錢勢力無人敢惹，這時犯了彌天大案，被官家捉住，人人稱快，附近村莊男女都來看這霸道劣紳的悲慘收場，那些不摸根底的人未免懷疑着像他這樣人家，怎的會遭橫事，劉鐵玉武鎮北會同府縣一百多名捕頭公人押着這幫要犯，回歸城裏，最惹人注意的要算小玲瓏，她是一個姿容美艷，秀外慧中的風塵女子，雖然落到惡人手裏，但並非她起始就甘心樂意，不過勢迫利誘兩層魔力，把他陷

入網羅，落到這步田地，無非被一個美字誤了，這也等如「懷璧其罪」是一樣冤枉，人們對她的遭遇，有的替她可惜，有的說這類妖冶禍水，根本不能容留人世，看法又自不同，到底一個人的形狀怎麼纔好？一個人的作爲怎麼樣纔對？又是很不可解的一件事，不過一任造物小兒戲弄罷了，郭知府到任，劈頭就辦了這件驚天動地的案子，地方上人人注意，當府縣聯合派遣拿人的時候，很多人替他担心着賈太太爺不好惹，就連出差公人也都中心惴惴沒有把握，不過端着公家的飯碗脫不得清閒，縱然冒着危難也得去闖一下，誰知到在那裏竟然沒用公人動手腳就馬到成功回來，各人交代了差使，吃酒的吃酒，玩樂的玩樂，該着他們人前誇持自己五關斬將的本領了，劉鐵玉入見郭大人將前後辦案經過，以及小姑娘擊毀石人覓得賈遇春詳情說了一遍，郭知府不勝嗟訝，休息一天，次日黃昏時候，開始審問這椿陷天大案，滿城人氏俱都事前聞知，郭大人爲秉公處斷，特在大堂審理，一任百姓觀聽，沒待紅日西沉，大堂前面已經萃集的人山人海，少時打典升堂，兩旁戈戟林立，堂上畫燭高烧，對對提燈從堂口擺到宣門，正中懸一方匾額，刻着忠恕堂斗大三個金字，公案鋪着猩紅絨氈，擺列着印盒救旨，朱筆墨硯，警木籤筒，案後放一把太師椅子，鋪陳虎皮坐褥，案前擺着個目驚心的幾種刑具，堂前分立着十幾名護衛，都是青布纏頭，青衣皂履，皮挺束腰，藍布纏腿，腰間懸掛皮鞘鋼刀，個個虎背熊腰，身材魁偉，現着一派威風殺氣，鼓典一響，喊過堂威，屏

門開處，走出一位面貌清秀，年近花甲威而不猛的郭大人居中坐下，劉鐵玉，武鎮北，稿案，刑名，侍立背後，郭知府驗過點單，第一名便叫哈得明，堂下答應一聲，少時堂威賊起，五六名兵丁押進一個豺目狼額，細腰乍背的犯人，到在案前，昂然站立，衝着劉鐵玉瞪了兩眼，兩旁叫他跪下，他那裏肯聽，帶刀護衛上前按他，更不能够，他雖帶着滿身銹錄，但是把脚一躁，按他的護衛就倒下兩個，看熱鬧的人嚇的往後倒退，劉鐵玉正要出來制他，郭大人擺手道，他這目無法紀之人，又何必教他守法，就讓他站着說話罷，兩旁百姓都驚訝這位大人好脾氣，郭大人面帶笑容問道，你就叫哈得明麼？哈得明瞪目答道，既知你爺，何必再問，俺既然不能殺你，就由你殺，廢話不必多說，郭知府冷笑道，哈得明，我以為你是英雄，纔讓你立着講話，須知大丈夫敢做敢當，方不失你的身分，事到現在，縱然抵賴也是無用，本府既然能够捉得你，難道不能制止你的凶暴？不過本府爲國執法，與民作主，一秉大公，並不是與誰爲難，眼前赤子，頭上青天，老夫不才，豈敢欺心，縱然是罪大惡極之人，是憑律例所當，辦他的罪刑，不能稍加委屈，就是萬死不赦的罪人，法律本旨無非是殺之減少一個害羣的惡人，並非讓他生前活受，老夫數度臨民，悉本此旨，雖不能「必使無訟」，但願「刑期無刑」，果有一線可以解脫，罔不盡力，你在此咆哮，本府豈不能嚴刑相加，不過徒苦爾的皮肉，於事並無大補，抑又何必呢？苦爾的皮肉本府是不肯爲，並非不能爲，

你果是好漢，本府的言語你要仔細想想，郭知府講了這些話，氣度從容，沒有絲毫急燥顏色，一雙目光注視着哈得明，哈得明的初意本來想拚着一死攪鬧公堂，却被郭大人詞嚴義正幾句言語，說的無可置辯，雖然死是不怕，可是當着這樣的官近前，也不好意思，再要無賴了，這便是人類起碼的天良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像哈得明這樣的人，情理講到透澈，他還能發現最後良心，世上絕無不能說服之人，可笑那些愚吏只會拍桌子嚇貓，一言不合，濫施刑罰，賞罰隨着喜怒變遷，縱然取得口供，也不是心悅誠服，郭大人本着至誠，達情盡理幾句言語，就把虺蜴爲心，豺狼成性的哈得明折服，他先前飛揚跋扈的狀態完全收起，很安詳的說道，大人明言小人已經領會，小人自知是罪在不赦，我所做的完全承當，不勞大人多話，郭大人點頭道，這便方是，遂將所例罪狀簡略問了一遍，哈得明毫不推辭，一一招認了之後，並慨然說道，哈某平生所爲，殺的人，做的事還不只這幾點，一時教我完全說出也恐有遺忘，今日遇到明鑒官長，雖不利於我，也算對頭知音，願把這副肝腸，向大人作個最後的剖白，請賜給我一副紙筆，小人回到下處，將我殺的人做的事開個清單交出來，以俺的慷慨，報答大人的明察就是了，郭大人喜道，這却使得，遂賜一個矮腳踏讓他在旁坐下，又帶莫赫，他兩個雖是一道線上來的，態度的表現却大不相同，他這粗大身軀被一聲堂威，喝的先自矮了半尺，戰戰兢兢跪在堂口，郭大人問了年齡籍貫，接着便問海國城越獄戕官的事情，

莫赫支吉道，我在老家做買賣的，海國城的事情不曉得，在虎兒埠買大太爺那裏當管事的，我是良民，郭大人笑道，你可會武藝麼？莫赫答道，小人連把宰豬刀也不敢拿，怎能會武？又問你可認識哈得明這個人，莫赫嚙嚙答道，這是在賈府上認識的，從前並不相識，郭大人不由冷笑幾聲，纔要繼續再問，哈得明忽然喝道，死狗，你與俺乃是拜把兄弟，怎說不認識？海國城的事情，分明你是一體行動，大丈夫敢做敢當，你他媽吧子還裝得甚麼孫子？你還想再活三十五年麼？哈太爺和你這樣草包拜把子真不值得，他被哈得明這一喊喝，身子涼了半截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，知道狡賴不路，只得承認下，不過他分辯說，自己只殺得兩個人，其餘都是哈得明幹的，郭大人也不再追問，讓他坐在旁邊地下，又帶賈遇春上來，郭知府抬頭望去，只見他滿面凶惡，一身俗骨，跪在堂前，沒待郭大人問話，他便說了句不知生員身犯何罪？郭大人冷笑道，你平時招納匪類，組織會衆，欺壓善良，無惡不作，還說無罪，賈遇春道，我爲看宅守院，也不爲有罪，郭大人冷笑道，料你這混濁之物也配造反？陸奇與你何仇何恨，你竟派人殺他全家，現有哈得明對質，須知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本府縱然恕得你，天地鬼神也不相容，你捫心自問，本府可會屈你，郭大人提起陸秀才的事情，早使他魂飛胆落，停了半晌支吉道，那是哈得明自己所爲，不干生員的事，郭大人將公案一拍喝道胡說，殺人之事與你無干，你怎知是他人所爲，這一句話問的賈遇春張口結舌，竟自無

可回答，郭大人笑道，你不願說，此時本府並不強迫，早晚教你甘心吐實，吩咐將賈遇春押下，將黑龍會一千頭目十餘人一齊帶上，在堂口一列跪倒，郭大人察看過每人的顏色，開言說道，你們都是良家子弟，蠢爾無知，誤入歧途，罪當重咎，情尚可原，本府憐爾等犯法有據，作惡無心，法外施仁，除郭八解九千係較量，暫且羈押，餘均當堂開釋，爾等務要上體父母，下恤妻孥，各安生理，重新作人，勿負本府所望，說到這裏，堂下一齊叩頭，口呼青天，聲震堂奧，連看審官司的人們，也被郭大人的英明仁愛感激的中心佩服，郭大人援筆判道。

「嗟夫世路崎嶇，到處遍伏機關，人情曖昧，虛空障滿網羅，念爾鄉愚無知，歧途易蹈，一朝失足，終身不拔，公堂對簿，熱非良家子弟，銜紆幽囚，盡是天生蒸民，本府憐爾無知，曲予周全只辦首魁，不咎從衆，縱使火焰峴崗，免教玉石俱焚，願爾洗心革面，從茲放下屠刀，作善降福，殊途同歸，爾其他之，」

郭大人判罷，當堂朗誦一遍，堂下又是一陣高呼青天，這口號連看審官司的人，也有許多隨着喊出，郭八解九，雖然當場未被釋放，也是一樣感激零涕，誠信所至，金石爲開，血氣之倫，焉有不被感召的道理，無如一般從政人員，誠信不够，德能未孚，裝腔做勢，作不了多點人事，就未盈而驕，自覺功高蓋世，恨不能老百姓，對他拍拍馬屁，一有奉承不到，就打掉自己的興頭，這

樣的黑天大老爺，自古及今，比比皆是，像郭大人這樣真正「視民如子」的清官，還不知幾千百人中纔能遇得一位，一出場就能博得人心感戴，這也不是偶然的事，郭大人判完這些從犯，也不用覓保，也不用押頭，立時開釋，還賞了報告遂道的小頭目四兩銀子，這是人人想不到的，這一羣平日狗仗人勢自覺氣概的傢伙，却像癩狗逃出虎狼窩，總算白撿了很大的便宜，各人和搗蒜似的叩了頓頭，小心翼翼的退下，那些良心未泯的受到這樣的感化，自然能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那些天良滅盡，怙惡不悛的傢伙，覺得官司這般好打，更存了僥倖之心，結果也就是「再來不值半文錢」，早晚踏在法網裏面，成龍成犬我們不必管他，這羣人退去之後，帶上賈遇春的兩個姨太太，帶着三個小孩，早嚇的面無人色，郭大人一看，心下良有不忍，暗想一個人爲非作歹，竟然連累無辜的妻孥，看起作惡之人太也的愚了，已經帶來，即便開發也得問幾句話，郭大人很和悅的問了姓氏又道，你們兩個都是賈遇春的妻室嗎，兩人含着淚泡答道，民婦名義上是給他作小，實在已有多半年未見着他的面，他的大太太被逼死了，還有一個新夫人，纔是他的正室，他的事情民婦委實不曉得，郭大人點頭道，也太難爲你們，你們放心，本府一定本着「罪人不孥」的精神與民造福，你們只管放心，就是他的正室也不絕連累，回去好好的過日子，他的家產日後另有處分，下去罷，兩個女人覺得遭了勦家滅門大禍，做夢也想不到這麼痛快，千恩萬謝的拖着孩子退下，郭大人問了這幾起

案子，費的工夫很大，早已過了夜半，蠟燭換了靈三遍，太長的時間熬煎的公差人等筋疲力乏，立着就要磕睡，只得強打精神掙扎着，覺得無論如何問了這一起就該退堂休息了，不料兩個女人剛走下又點着小玲瓏，一般公人不由得暗暗叫苦，看審案人們也覺奇怪，人們多半都是好奇心勝，總然受點疲勞，也不肯散去，天地間一大戲臺，人事紛紜也就是登臺的角色，如果說作戲的是瘋子，那麼看戲的也就是傻子，遇到名角出臺，唱的抑揚中聽，做的惟妙惟肖，觀眾的精神全部被他吸引住，只緣心快神怡，遂使樂而忘疲，這樣的角色他要唱到鷄叫，就有聽到天亮，劇中之劇是如此，人中之劇又何嘗不是這樣，看審案的人遇到郭大人這樣清官，也就像戲迷大家看到名角，經他淋漓盡致的處斷了幾起案件，也像名角聚精會神賣弄他的拿手，把一般觀眾牽引住了，所以時過午夜，旁聽的人依然很多，然而這些旁聽的人是完全受了郭大人清廉愛民的感召，和現今法庭的旁聽者除了關係者就是新聞記者找材料，性質又是大不相同，閒言丟開，小玲瓏帶到堂口，只見她玉容慘淡，意態沮喪，眉峯斂碧，目淚欲盈，一聲堂威，嚇的她嬌怯怯神魂不定，顫微微弱體難支，「可憐花蕊纔新綻，一任狂風暴雨摧」，衆人望去，分明是一齣新玉堂春上場，不過蘇三的官司是被了謀害本夫的黑鍋，她却是受了木夫所累，她這一出場，又給全場人等添一些精神，人人對她注意着，跪倒之後，郭大人暗忖好一個整齊女子，可惜嫁給這樣惡人，遂即問道，你叫甚麼名字，小玲

瓏答道，民女叫小玲瓏，從小就被父母賣於人家唱戲，起了這個名字，又問你的父母名字家鄉住處，你可知道，小玲瓏答道只知道娘家姓田，別的不知，郭大人點點頭又問道，你是怎樣給賈遇春當的新夫人，郭大人問她這句話，鬚髯觸動她極悲痛的心事，一雙熱淚奪眶而出，嗚咽的說不出話來，郭大人將公案一拍說道，本府好好向你問話，並不會難爲於你，你只顧哭泣，不照實說來，須知本府大堂不是你撒嬌的地方，小玲瓏方在悲泣，被郭大人這一問，嚇的咽住，顫聲說道，民女那敢當着大人撒嬌？只是我嫁賈遇春這件事，回想起來使我過於傷心，並且還有很多難言之隱，不由得民女不悲痛，還求大人開恩罷，郭大人見她會說，用好言撫慰道，你有甚麼隱衷只管大胆訴來，本府定與你作主，小玲瓏抹抹眼淚說道，民女跟隨鴛母來沂州賣唱，在城裏認識了黃舉人，後來由黃舉人介紹認識的賈遇春，鴛母貪圖銀兩，由黃舉人撮合要我嫁他，並且黃舉人向我時獻殷勤，競誇賈遇春的豪富，賈遇春本人也會拚命向我討好，我也以爲尋個人家，勝似風塵飄泊，遂答應了，從那時黃舉人天天在我家裏撕纏，「他」，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不講，郭大人叫她繼續往下說，小玲瓏面頰飛紅，呈現着無現嬌羞，欲語又止，郭大人連催她快說，她磕磕吧吧的說道，他……不該，說到該字又復咽住，郭大人又將公案一拍喝道，他到底怎樣！小玲瓏驀然一驚，衝口說出他不該先將我沾污了再送給他的朋友，她說到這裏，低下頭去，雙手拈着衣襟，郭大人不禁搖頭，她又繼續說

道，從那時我就知道姓黃的不是好人，到了賈家，賈遇春待我是很好，但日久天長知道他們不是善良之輩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教我無計奈何，只盼他不遭橫事連累我就好，可是現在我所怕的事情已經臨到我的頭上，望大人就判我個死罪，把我的一生煩惱勾消，就感大人的大恩大德，郭大人萬沒想到小玲瓏會說出這些話，暗想她的遭遇不幸，並非她的罪惡，一般誤入歧途有形的罪人，都設法將他們開脫，難道恕不得一個可憐女子，郭大人雖然這樣想，却故意說道，你不要愁着無所歸宿，你既與黃舉人先發生了關係，本府就將你斷與黃舉人如何，小玲瓏只當郭大人真要這麼辦，嚇的心驚肉跳，連叩幾個響頭說道，大人若將我斷與黃舉人，到不如將我碎屍萬段，民女已經跳過一次火坑，決不再跳第二次，黃舉人陰險惡毒比賈遇春更甚，賈遇春的造孽一半是由他促成，暗殺陸秀才那件事他更主持了八九分，這樣的人民女寧死不從，暗殺陸秀才案件，郭大人已經胸有成竹，不再向她細問，想一想道，讓你的養母將你領回怎麼樣，小道玲瓏，她不過是拿我當錢櫃子，那有甚麼感情，民女已經被她賣過一次，豈能再便宜她，郭大人凝思一會說道，那麼把你送到北郭碧嵐庵暫住些日，你可願意，小玲瓏叩頭謝恩道，這便是成全民女，郭大人吩咐帶下，差役人等覺得這時無論如何？一定要退堂了，誰想郭大人又點到黃舉人，原來黃舉人這天早被軟禁在縣衙，不多時就傳到，他憑着舉人身分，見聞寬廣，胸藏錦繡，口泛波濤，覺得見見府台也無甚關係，反正自己作的

事情沒有甚麼憑據，就是賈遇春等攀着自己，憑着自己的身分略一分析也就無事，仗着這些把柄，一點並不畏怯，穿着公服一步三搖的走上堂來，案前打了一躬，問過府台父母安好，滿想和先前見官一樣，先賞給個坐位，誰想郭大人並不睬他，停了少時，微微笑道，你就叫黃元麼？黃舉人不知見過多少次官，沒經到官家直呼他的名字，郭大人一叫出黃元，自然也不十分高興，可是不能不答應着，郭大人又道，你是何年中式，黃舉人道，甲子恩科，郭大人點一點頭，忽然面部變的紫赤，目光奕奕壓人，直視着黃舉人，冷笑一聲道，黃元，你憑着舉人在身，不思好好上進，爲國效力，却結交惡人，助紂爲虐，暗害良民，黃舉人見郭大人這樣問他，強辯說道，學生只知讀書，不做犯法，府台大人所指何事，學生全然不懂，郭大人一見了他便怒氣填胸，強自抑制向他問話，他又強硬的反駁，不覺無名火起，將公案猛力一拍說道，黃元，漫說你是舉人，就是爺家狀元也不敢在本府大堂裝橫作樣，你也不看這是甚麼地方，虧你還自命讀書，難道你這小小前程也敢在此地與本府分庭抗禮麼？黃舉人被郭大人這一喝斥，纔想起這是大堂重地，就是王公大人也是一樣屏膝，心中着實害怕，不覺雙膝跪倒，郭大人又冷笑道，你這奴才既還曉得一點禮法，本府當着府學老師近前先給你個小警戒，再教訓你，吩咐先打四十戒尺，一言未了，轉上一個掌刑的衙役，惡狠狠的抓過黃舉人的手吧吧的打了四十下，這小子平日吃過黃舉人的辱，這時以公報私，加重錢糧，只打的

舉人老爺痛澈心肝，哇哇的哭叫，那隻左手熱辣辣的像是按着一隻肥蝦蟆，他這嬌皮嫩肉幾會吃得這樣苦頭？別提多麼難過，誰也沒想到這麼和善的一位大人，竟會雷霆發作的這麼利害，全場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，連那些偷閒打盹的，眼睛也忽然轉亮，郭大人又冷笑道，黃元，本府對你責斥，你也許心中不服，但你這朽木糞土，本不堪教訓，本府還再教訓你，可惜枉費我這片心，想這奴才，既然讀書登入仕籍，應該修己及人，爲社會作個榜樣，追隨前賢，啓迪後進，流風善致，化行俗美，端賴爾輩讀書人倡導，總不能如此，最低限度也應奉公守法，不後常人，誰想這奴才空讀得詩書，竟然妒賢忌才，唆殺陸秀才，助長賈遇春的罪惡，陪他人於萬劫不復地步，姦騙了小玲瓏，再與賈遇春拉牽，市井無賴，凶頑盜賊所不忍爲的事情，你這衣冠禽獸全做出來，聖經賢傳不幸葬到你的狗腹，還不如棄之灰土，你這狗才以爲行藏詭密，無人曉得，豈不知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你……郭大人越說越氣，越氣越急，恨不能將千言萬語一齊傾吐出來，竟被一口痰擁，昏厥過去，

第二十一回

瞻旗拜府賢勞獨勤苦

驚艷悼亡恩怨未分明

郭知府審問黃舉人，滿腔憤怒恨不能一齊發洩出來，口着懸河，聲色俱厲，不覺一口痰擁昏厥

過去，慌的衆人一齊擁上解救，黃舉人早嚇得戰慄無色，幸而時間不大懸轉過來，別人不敢說話，劉鐵玉打躬說道，大人可以休息休息了，郭大人搖頭道不妨事，定醒一會又把黃舉人盡量痛斥一番，只說得口角流涎，意到辭慙，黃舉人聽得有如晴天霹靂，真使他無詞可辯，最後郭大人說道，你若心有未甘，早晚我叫你口服心服，這時遠遠的發出幾聲鷄唱，這纔知道將近一夜，方纔結束退堂，只這一夜開案，郭青天的名字，沒有幾日就傳遍全境，婦孺皆知，真是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」，過了兩天，又連訊幾次，一千人犯俱已服罪，連狡猾無比的黃舉人亦不再狡賴，把賈遇春擬了斬罪，黃舉人充軍雲南邊境，申詳上去，聽候執行，賈遇春的財產，除留很少數養活他的家屬，全部充公，提出三成分給虎兒埠的窮苦民戶，二成爲陸杏建祠，這件大案辦出頭緒，稍有餘暇，郭大人想起鎮國禪師所囑言語，必須住寶家營拜訪大俠寶勝來，並且自己蒙小姑娘救命，擒獲哈得明，賈遇春也虧她出力，再就是哈得明莫赫兩名要犯解往東北，爲策萬全，也須請她幫忙，由種種方面說起都應當到寶家營去一趟，趁着這點工夫，備了一份厚禮，同劉鐵玉武鎮北帶了幾名僕從逕投寶家營去，寶家營在府城東南，僅是二百多地，兩天就趕到，前站持了禮單飛報進去，那時府台大人親臨民間，髻髮是人世特別的光寵，人們都出來觀看，馬跡車塵，爭相走告，誰不羨慕勝來鏢局的光榮，和小姑娘的本領，杜爺一聽府台大人親自來到，也自緊張，重謝來使，領了郭大

雕，馬冀北，趙二剛，吳謹。還有郭全勝，馬環子幾個小朋友，迎到郊外，目注着車馬來到，遙相敬禮，郭知府早下了轎車步行前進，劉鐵玉，武鎮北，隨在後面，雍容大方，氣概肅穆，與先前龍駒寨會面時另是一番風度，杜爺率衆趨前行禮說道，小明尙未趨轅請安，到先勞大人光臨，實覺悚懼，郭大人答禮說道，本應早來，奈因公務忙碌，今日纔得如願，未知那位是寶大俠，杜爺啞嘴答道，寶大哥未在家，回到莊上慢慢告稟，郭大人對杜爺神情言語，非常懷疑，尤其小姑娘也未見，莫非這位寶大俠性情孤傲不願與自己相見也是有的，雖則這麼懷疑，却不便說出，杜爺又與劉鐵玉武鎮北，郭大雕，馬冀北諸人，一一介紹，在先聲奪人的勝字旗下，任是怎樣一個人也不被人輕視，劉鐵玉武鎮北都一一相與爲禮，一同來到莊上，南北通衢長街，兩旁屋宇整齊，舖店繁盛，雖比不得都會城池，在村鎮之中確實難得，道東閃出高大門面，就是勝來鎮店，杜爺等讓給郭知府劉武等人先行，從廣大院落走到東北角下，另外一個小院，門上橫着「一方匾額，篆刻松竹軒三字，院內綠陰迎地，花木成行，五間正廳連着東西配房，院落不大，却是十分幽雅，郭知府暗想，他們尙俠競武之人，都有如此閒雅，足徵這位寶大俠爲人不俗，杜爺讓着郭知府一行入內，室內陳設着彝鼎圖書數事，除了那口鑿光劍以外，不帶半點武人色彩，郭知府就坐之後，杜爺重又請過安說道，大人光降，適逢寶大哥不在，小明權代主人，疎漏之處還望大人恕罪，郭大人笑道，想是老夫

來的鹵莽，寶大俠不願匆遽相見也是有的，日後有緣必定齋沐再來，煩杜爺代向寶大俠致意，此來得一瞻勝字旗光輝已足，拜識大俠留待異日罷，馬冀北，郭大雕諸人，見府台大人對寶勝來如此推崇，心中不勝驚訝，杜爺連聲答道，豈敢，寶大哥天賦也不敢如此傲慢，只因內裏有段隱情，說起來實在令人難過，杜爺嘆一口氣又說，我們這位寶大哥爲人，性情高傲，過於要好，寧肯自己下地獄，不肯負了他人，遂將寶勝來棄家南來，中道喪妻，異鄉落魄，由浙江好友飛雲豹鄧昌言，留銀贈劍，重理舊業，一段冗長歷史簡略報告一過，郭大人及劉武兩人聽了不勝驚訝，杜爺又繼續說道，這位小姑娘雖是他的親生女兒，但自降生之日她母親死去，就由陪奉太后的寶夫人撫養，後來經飛仙公孫章娘帶去，傳授她一身超絕人寰的武藝，寶夫人逝世以後，她便前來歸宗認父，寶大哥因受寶夫人的恩遇，絕不願寶夫人尸骨未寒就將她唯一心愛的掌珠據爲己有，因此小姑娘幾次請求，都被寶大哥拒絕，可巧那時洞庭吳勝春發起鏢旗大會，寶大哥便借此出下個難題，教小姑娘奪取王旗回來，然後父女相認，在他的意思以爲這道難題萬萬做不得來，不過借此杜絕她的纏擾罷了，誰想小姑娘竟能取得王旗回來，按說應該相認了，誰知性情孤傲的寶大哥還是不允，他說，我寶勝來困頓時，雖生狐雛，不能撫養，若在我手，早已棄諸原野，生等無生，不是寶夫人將她養成，焉有今日，如今剛有一碗飯吃，便讓女兒回來，寶夫人雖有遺命，人其謂我何？於是趁着小姑

娘到虎兒埠這個機會，又犯了他昔年脾氣，棄家逃遁了，臨行留了一首詩，述說他的意志，大人請看，說着向東內間壁上一指，郭大人隨手看去，只見璧光劍下，貼着一張斗方紅箋，書寫着幾行行草是，

「昔我困頓時，有雛不能生，撫育託高門，十載幸長成，受恩如東海，感德思南溟，高堂悲零落，孤雛歸意識，我心非木石，豈無骨肉情，奈以斷恩重，不敢循私衷，况我違心多，自愧負神明，遙憶浙江潮，感之淚欲傾，辱沒璧光劍，零亂浮水萍，脫手杜賢弟，聊可慰生平，披髮大荒外，不與命途爭，」

郭知府迴環讀了數遍，覺句句警惕，字字清新，字體亦雄渾可愛，文人至此地步亦非容易，寶大俠的人品於此益復可見了，郭知府看了一會又道，「遙憶浙江潮」一聯，像是指的鄧大俠的事情，璧光劍明指贈與杜爺，杜小明搖頭道，這璧光劍乃是浙江大俠鄧昌言的傳家之寶，爲扶助寶大爺重理舊業，脫手相贈，此劍須德能兼備之士方可佩帶，小明何人，焉敢僭此，郭知府又道，「披髮大荒」，明說出來隱遁窮荒，像他這樣的人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天空地闊，實難尋覓，老夫緣慳分淺，雖未能面晤高人，讀此手澤如見其人，亦覺三生有幸，大家嗟嘆一番，杜爺又道，小姑娘見他父遁去，非常懊惱，幾番要親出尋覓，好歹把她勸住，現在幸虧被她昔年的保母耿奶奶伴着，纔稍

解他的煩惱，不然大人來到她怎會不見呢？我已經派人告訴了她，大概就快來到，劉鐵玉嘆息道，古今磊落奇偉之人，多不與世俗相合，就像寶大俠現在的境遇，可算極佳，尤其有這麼樣的千金令媛歸來，何等可喜可賀，常人求之不得，他却爲此逃遁了，豈非怪事，說話之間小姑娘由外邊走進，趨向郭大人行禮，郭知府同劉武兩人一同起立答禮，小姑娘恭謹向郭大人致謝，然後大家坐定談話，小姑娘雖然還是英姿煥發，神采奕奕，但是面帶浮着一層沉鬱之色，郭大人向她勸慰幾句，談了一回寶大俠的事情，然後說道，兄弟這次來的目的，乃是專誠拜訪寶大俠，不幸緣分太淺，未能得遇，還有兩件事情向主人要求，一是瞻仰王旗，一是兩個元凶要犯不久就要解往東北，還須仰仗勝字旗的光輝，和小姑娘的大力，完成這件大事，小姑娘前已俯允，老夫這次來到，也就是親自煩請，小姑娘近中情緒本是任何事情不願管，可是這件事情已經當面答應了，即使郭大人不來，屆時也必須前往，遂答道，這事不勞大人叮囑，屆時便與杜叔叔同往，郭大人又當面致謝，小姑娘道，這得勝字旗，當日我細心繪繡，並爲他奔波江南，爭得一些體面，也頗愛惜，但是今日我看他太不濟了，他爭不回我父的歡心，還有甚麼顏色？大人要着，我去取來，說着眼中蓄滿淚球，急忙回身走去，衆人不由得歎息，少時小姑娘回來，後面耿奶奶捧着一個長方形鏤金嵌玉的盒子，一同進來，門外還有幾個孩子，都是在寶府伺候小姑娘的舊人，耿奶奶在寶府住過幾年，長了很多知識，

禮節應對自然中規中矩，她那肥胖身軀，襯着銀盆大臉，顯得富態盈盈，她把那鏤金盒子端端正正的穩放在桌子上，她知道今天這來賓是本府皇堂大人，非同小可，乘着見寶夫人的誠敬，向郭大人行禮，小姑娘恐郭知府把她當下人看，指着耿奶奶向郭知府說道，這是耿奶奶，她在寶府從小把我抱大的，如今她就等如阿娘了，郭知府聽小姑娘對這胖女人如此尊敬，那好怠慢，也就連忙起立答禮，讓她坐下，耿奶奶離開寶府之後，這是第一次遇到光寵，她想一位皇堂大人，普通人匍匐搶跪都見不上，自己却在這裏和他平起平坐，不是抱大這們個好孩子，一萬年也得不到這樣的光寵，眼前的身份雖還比不上寶夫人，可是進士姑姑聖人媽恐還及不得自己，她從心坎兒喜上眉梢，嘴脣抿着，眼兒細細的，不是強自忍峻矜持，恐怕早就笑出來了，這時小姑娘已將那鏤金盒子打開，霞光閃爍，恍如彩禽亂舞，星光迸射，小姑娘提出一個錦囊，滿繡百鳥朝鳳，雜着異卉奇葩，這霞光色彩就是由繡製的花鳥發出，郭大人同劉武兩人只看這旗囊已經喝彩不迭，暗道好個神針妙繪，巧奪天工，小姑娘已從旗囊內取出勝字旗，纔一展佈，更使人眼花撩亂，百花鳳鳥，更比旗囊精奇盡致，方將凝神細看，那些光輝幻化的花氣馥郁，羣鳥亂飛，空另化內一個境界，輝耀的中間那個篆繡大勝字，格外光華雄渾，再看背面的海雲旭日，浩蕩碧波，極天無際，空濛綿遠中，透出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雲霞煥彩，白浪排空，隱現着一團殷紅，幻出無邊燦爛光華，儼如立身其境，覺天

風海水，迎面襲來，胸懷爲之一暢，郭大人等平日枉見了不少文繡色彩，但與這勝字旗一比，那就太也粗糙不堪了，不禁連聲贊美，郭大人吩咐將勝字旗懸掛正中，大家行禮致敬，小姑娘同杜爺謝道，旗幟雖在江湖稱尊，豈敢當大人敬禮！郭知府道老夫仰仗王旗的地方甚多，豈可不敬，於是由郭大人領導向王旗致敬行禮，大家又復開懷暢談，小姑娘將當時蓄意爲父爭光，一片至誠精繡勝字旗的經過敘述一遍，衆人聽了，無不感動，杜小明也將去年萬仞山下鏢旗大會，爭取王旗的一段故事詳述一遍，說到與勝春的盤龍飛雲蕨業已掛到百尺竿頭，全場擁戴的霎那間，小姑娘飛出兩柄七首切斷飛雲旗的繩索，那兩柄七首牢牢穩穩釘到旗桿絕頂，接着將這面旗幟拋空，一朵彩雲似的掛在上面，奪了飛雲旗的地位，纔惹出老廣慧惡鬥一場，終於把他制服，王旗尊號纔算確立，說到熱鬧關節，如火如荼，人人興奮，尤其耿奶奶聽得比孫猴子大鬧靈霄殿還熱鬧，她竟忘却有貴賓在座，衝口說道，俺這小寶貝竟有這樣本領，怪道人都說她是神仙，俺只見她給老高弄翻了菓籃子，他們都說有鬼，却沒看見您這麼敏捷的手法，您好不好將當日那緊張場面當個耍子重演一遍讓俺開開眼，小姑娘聽她一眼，她纔想起有貴賓在座，不應多言，臉面一紅低下頭去，可是話已出口，收不回來，劉鐵玉，武鎮北聽到緊張處，方惜自己緣淺未得躬與其盛，忽聽耿奶奶讓小姑娘重演當時情形，心中甚喜，也說道，若得小姑娘一顯身手，使遠方之人得以觀光，實是三生有幸，小姑娘

道，我這耿奶奶嘴敞，隨便一說，劉伯伯何須認真，再有是這些動作等如遊戲玩藝，難當高人一觀，何敢在伯伯近前出醜，她雖這樣推辭，劉武兩人依然誠意挽請，郭知府也在挽請，使她無可再辭，她這幾日，中心鬱鬱，今天貴賓蒞止稍覺暢快，藉此消遣一下，博取大家一笑，也頗有趣，這纔不再推辭，吩咐耿奶奶將勝字旗取下，從鑲金盒內取出兩柄小匕首，裝到兜囊，約着衆人緩步到外院中心，杜翁吩咐人取來坐位，但郭大人堅不就座，願意佇立一會，別人也就無人再坐，劉武等人是靜觀小姑娘身手畢竟若何敏捷，耿奶奶是和看馬戲一樣情緒，只要熱鬧就好，看法雖不一樣，情緒却是一樣緊張，這時小娥在遠處捧着一個赤金小盒，小姑娘揮手將她叫到近前，向郭大人說道，這盒內養着一隻吉祥鴿子，因為這面旗幟是我本着至誠默禱製成，爲的是每一懸起當有百鳥翔集，在萬仞山下初次飄展的時候就有這種異徵，回頭看了這雙吉祥鴿子，預備懸旗之後放出招引羣鳥，未知今日能不能還有以前靈驗，小姑娘說到這裏，衆人越發驚奇，可是對這異兆祥徵還不十分相信，這廣大院落的東南豎着一桿插天凌雲的高大旗竿，竿頭也掛着一面莊嚴威武的勝字旗，迎風飄舞着，只是這面旗幟並非小姑娘親手繪製，也沒有諸多光輝霞彩，小姑娘指着竿頭道，我把竿頭旗幟取下來，換上這面，不過這玩藝太沒有甚麼出奇，大人及諸位伯伯不要見笑，好個捷便的小姑娘，左手輕輕一揚，兩道白光相並飛出，展眼不及，划旗繩索切斷，兩柄匕首交叉釘在竿頭，那面旗

子翻騰飄落下來，衆人方在無法跡尋的迅速中間，接着一蓬彩雲騰起隨風展佈，繞到竿頂吧啦披落下來，不偏不斜掛在交叉的七首柄上，代替了原來旗幟地位。衆人方在心曠神怡，一雙吉祥鴿子撲碌飛起，繞旗飛轉幾週，方迷離間，不知何處飛來的異雀珍禽，上下翻飛翔舞，相與和鳴，恰似笙簫雜奏，衆人髣髴入了幻境，不禁齊聲喝彩，耿奶奶直看癡了，我的佛呀，不曉得俺家小姑娘還會玩魔術哩，幾日愁眉未展的小姑娘，這時當風佇立，眼望着自己心血織成的這面旗幟，發出微笑，郭大人也覺目眩心動。不但小姑娘的身手使人驚心動魄，這面旗幟居然感召的百禽翔集，也够得上是休徵嘉瑞，國家之光，領袖羣雄。真堪當之無愧，劉鐵玉武鎮北雖然深知小姑娘的本領，看到疾如閃電，快似流星的手法，也覺駭絕，其中最感驚異的要算郭大雕，馬冀北，他倆雖是勝來鏢店的頭腦人物。但只是坐收其成，小姑娘的技藝是知道，可是她的身手並未領略過，今日乍睹這疾如星火的舉動，雖是遊戲，怎不使他目亂神迷，馬冀北拉了郭大雕的手說道，後生可畏，以至如此，你我弟兄真想不到，郭大雕搖頭道，趁早我們這老前輩的牌子摘掉，託賴王旗吃碗開飯就得啦，如今江湖道上像我們這樣的真怕走不通了，首腦人物都這樣自愧弗如，其他的人還用說麼？除了杜小明對小姑娘的動作久已司空見慣，覺得並不奇異以外，其餘的人誰都心絃緊張，少時羣鳥翔去，衆人一同回到松竹軒吃茶，那面王旗高揚了沒有多時，復由郭全勝取下，由耿奶奶歸到旗囊，裝入鍍金

盒內，經過這一運動，小姑娘遺去愁鬱，恢復了她活潑精神，賓主正在盡興暢談，外面有人送進一紙大帖，是寶府請郭知府過府飲宴，帖上署着寶良臣的名字，小姑娘一眼看見寶良臣的名字，臉都氣的變色，心想阿娘不在，哥哥居京，這東西真果要在寶府裝起人來了，郭大人一看帖子，不曉得寶良臣是甚麼人物，可是來了許久時間，還未去參拜寶夫人的遺容，殊覺失禮，慌忙說道，飲宴事小，我還未參拜寶夫人的遺容，現在好去了，小姑娘知道郭知府的意思，說道，大人欲瞻阿娘遺容，我便同大人前往，郭大人喜道，那是更好，不到之處，還求小姑娘隨時指點，小姑娘道，大人過於客氣，當下小姑娘便陪同郭大人到寶府去，寶良臣老早在門前迎接，一看內中有小姑娘同來，心內好生不得勁，可是這話說不出口，趕緊趨前行禮，那種卑污苟賤的樣子，雖是入不得人眼，但郭大人以他是寶府的主人，也答禮如儀，寶良臣滿想當着府尊大人面前小姑娘給他一點尊長面子增增光彩，那知小姑娘連睬不睬，她人雖不大，威儀不小，雖然許未來家，但她這小主人身分未減低絲毫，寶良臣滿心不高興也只有降低行輩，過來稱聲小姑娘，他連眼皮也沒抬，只是似理不理的哼了一聲，小姑娘是何等天真活潑，任便在甚麼人近前也不會枉自尊大，獨對長着一輩的寶府主人這般傲慢，真是出人意外，郭大人知道其中必有緣故，相將進了府門，寶良臣恭恭敬敬的將郭大人讓到正廳待茶，小姑娘依然自居主人地位，這時裏裏外外哄傳小主人回來了，都在驚喜窺探，吃一杯

茶，郭知府就要瞻拜寶夫人的遺容，小姑娘道，阿娘的遺容在中堂複室內，這室內有太后御容，和阿娘的繪繡，阿娘在時就是任何人不能到，除了我進去過以外，其餘就是孫媽管任鑰匙，會開過這門，但她也未踏進一步，如今我也許久未來，還叫孫媽來開門罷，府上任何人不准踏到中堂門，孫媽雖隨着小姑娘離開寶府，住的却並不遠，不多時就有人將她找到，她一見小姑娘回來喜的無話可說，趕緊跑來請安，小姑娘恐她再俗叨，從兜內取出黃金祕諭付與孫媽說道，還得你開中堂複室，我同郭大人要瞻望母親遺容，又吩咐府上其他人等止步，連寶良臣也不能例外，真使他太難爲情，寶良臣本想請府台大人過府飲宴，無形中增些光彩，誰想光彩沒增到自己臉上，反被小姑娘無形中抹一鼻子灰，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只有悵悵而已，小姑娘同郭大人進入中堂正門，登上白玉石級，郭大人看去是一列七間半宮殿式的臺房，前簷罩着捲棚廣廈，合抱的油漆明柱，刻着斗方楹聯，「心氣和平出入禮門義路，豈因果報方行善，德性堅定樂夫智水仁山，不爲功名亦讀書」，中間懸一橫匾，隸刻「致中和」三字，裏面陳設古雅，雍容華貴，這時孫媽已將複室門開放，點了銀燭，小姑娘陪同郭大人恭肅入內，只覺異香馥郁，霞彩輝耀，正中懸着太后御容，下首便是寶夫人肖像，郭知府誠惶誠恐行了三跪九叩大禮，纔想敬瞻寶夫人遺容，和貴重的繪繡遺珍，不想小姑娘伏地哀哭，哀痛欲絕，尤其在這複室重地也無人敢來勸她，她哭的力竭聲嘶，幾次緩不上氣來，郭

大人甚是難爲，若是別的還可女子勸勸她，唯獨小姑娘氣貫天人，質本空靈，世間何事不達？豈待他人勸說，郭知府背着手兒，看那壁上掛的綉繡，一任小姑娘哭够多時，方始停住哭聲，郭大人想將她請起，剛一回首，瞥見兩個霞裳繡衣女子正在拉她，郭大人疑是寶家的親眷，又一轉眼兩個女子倏忽不見，小姑娘依然伏地抽搭着，若說是眼神恍惚罷，衣裳容貌歷歷在目，無論如何決不會恍惚到這種地步，若說是妖異罷？如此莊嚴地方任何妖異也不敢出現，方疑惑間，小姑娘已抑住悲痛，叩頭立起，郭大人敬重她孝思純篤，安慰她幾句，瞻仰一會便退出來，小姑娘向孫媽說道，你傳命下去，郭大人就在這中堂待茶，主人是由我當，大人不到前邊去，孫媽傳達下去，不多時廚子送上茶菓素點，小姑娘便陪着郭大人品茗談話，孫媽將複室門謹慎鎖閉，黃金祕鑰送還小姑娘，這裏不要伺候，孫媽恭謹退下，饗良臣備了許多山珍海錯，抱着百千分恭敬，假寶府的招牌，好容易請到府台貴賓，却被小姑娘當了主人，自己連中堂門口都不配踏到，別提多麼難過，小姑娘在寶府的地位，郭大人這時纔全然了解，向她問起寶府過去的事情，小姑一一答述，並說道，適纔不該當着大人失態，不過現在一切事情太教我傷心了，阿娘在日對我直同心肝一般疼愛，讓我用言語無法形容，阿娘棄我而去，天下人無復再有如阿娘對我親疼的了，回到生父那邊，指望博得天倫一點歡心，那知我父不容見面，竟自去了，我誠天之棄人，寶府的門坎我始終不想再踏到，不是看到

寶良臣的帖子，也未打算到這裏，他是甚麼人？也敢與大人賓主相尙，今天回來作這次主人，不知何年月日再蒞此地，重睹阿娘遺容，怎不使我痛澈心肝，小姑娘說這些話，郭大人全然不懂，明明是唯尊貴的小主人，怎說不知何年月日再蒞此地，其間也許有甚麼家務，看寶良臣那樣鄙俗，端的難以調和，心內雖這樣想，但是人家的家務事情不便動問，郭大人差開說道，適纔在複室看到一點異蹟，大概這裏常有仙人降臨罷？遂將複室所見兩個女子形狀述說一遍，小姑娘聽說又滴了幾點痛淚嘆道，這是我害了她，大人所說形狀，正是松風水月，她是伺候阿娘的兩個丫環，不幸被我給害了，前年我過生日，思飲玉液金波，寶良臣暗下鴆毒，想把我毒死，方將飲酒，眼前發現異兆，便追了出去，就在這個時間，松風水月竟然爲我作了替身，雙雙追隨阿娘去了，郭大人聽說非常惋惜，嘆道，世間滅絕天良之人何如其多，這樣的人如何留得？小姑娘道，我要除他他怎會活到今日，只因他是升毅哥哥派來助我理家的人，萬一涉疑到財產問題，讓我如何剖白，所以我萬分忍耐，暫且寄下他的頭顱，這樣惡人早晚難逃斧鉞，又何必我親自動氣，因此我便決定離開寶府，我那誠樸的升毅哥哥，雖然對我如何期待？但是許多隱衷我是不肯告訴他，他是有官責的人，豈可再以家務分他的心思，我根本不是富貴種子，指望跟隨父親，做出些濟困扶危正義事情，誰想父親又不容我，不是已許大人到東北去趨，也許早就五嶽三山追隨我師父踪跡，永與人世絕緣了，郭大

人聽小姑娘前後述說一遍，不勝慨嘆，對寶良臣這人，雖覺罪不容誅，一來關係寶府體面，二來小姑娘也不願這麼辦，也不便多事，只是牢牢的記着這個人罷了，談論多時，郭大人同小姑娘離開寶府，回到勝來鏢店，流連了一日，因為小姑娘情緒不佳，郭大人便請小姑娘同杜爺、先到府衙住些日，俟回文到來，便將兩個元凶解往東北，杜爺同小姑娘俱各答應，這次是遠征塞北，行裝整理要打點周到，錦囊勝字旗，仍令郭全勝背着，小姑娘又化作男子裝束，和赴鏢旗大會時節一樣情景，郭全勝自從跟隨小姑娘奪得王旗回來，使他萬分高興，天天盼着小姑娘再帶他遠涉江湖，看些熱鬧，不想小姑娘奪旗歸來之後，不但經久未出遠門，連郊外試馬這門功課也中輟了，他一天早晚牽着菊花青驄和棗紅駒到郊外遛遛，有時超乘揮鞭順着長堤馳驟幾趟，真果「草頭一點疾如飛，却使蒼鷹反向後」，這是他最得意的行動，這菊花青驄雖然多日未被小主人乘騎，但被郭全勝整理的膘肉健肥，毛色新穎，長嘶駛騁，益發難以控制了，這次郭全勝聽說又讓他備馬，跟隨小姑娘出遠門，他歡喜的像中了瘋狂，備好馬匹，趁着小主人未出，他便騎上菊花青驄，順着大道飛馳下去，及至郭大人同小姑娘等衆人出來，那菊花青驄恰似一縷煙雲，向南滾下十多里，兜個圈子飛來，風馳電掣轉瞬即到，劉鐵玉不禁贊聲好馬，馬未停蹄，一個小孩子從馬背躍下，一把掙了繮繩從容站立，劉鐵玉不由又吃一驚，暗想寶家營事事物物都出人頭地，就看這馬和牽馬的孩子又是何等捷

便，杜爺指着那馬說道，這匹菊花青驄，據說是異種神駒，日行千里，是北客進送的，普通人不易騎牠，做了小姑娘的坐驢，馬雖是好，不過在飛行人看來，沒有多大用處，只赴鏢旗大會的時候乘過牠，這次到東北去，又是出頭之日了，郭全勝還在逗着菊花青驄轉圈子，小姑娘斥道，你要不規矩一點，我便不帶你去，郭全勝別的不怕，聽說要不帶他，嚇的規規矩矩，仔細瞧着小姑娘的顏色，小姑娘杜爺讓着郭大人登車，各人跨上坐驢，就在這時，有人給杜爺送來一封書信，杜爺馬上拆封略一觀看就放在兜內，面上現出很沉鬱顏色，衆人多未注意，霎時輪蹄齊發，奔上陽關，一路緩緩行來，流覽着路旁景色，郭大人心懷暢快，有如得勝歸來，他覺初到山東就辦了這麼重要的案件，這次瞻仰勝字旗，拜謁寶府，諸般心事俱已做完，除了寶大俠出走，未得相晤，稍爲美中不足外，其他事情總算件件如意，況且又謔得小姑娘親自出馬護送要犯，更覺穩當，前後想想總算沒有一絲隙漏，雖然人力相當，實亦賴有天助，郭大人是這樣心情，同時杜小明的情緒起了急遽的變化，他在攀鞍上馬的時候，還是一團熱烈高興，覺得此去東北是人行最有價值的事情，爲公爲私都應該有此一行，及至馬上觀信之後，滾熱的心情降的冰冷，覺得人生太也草草，這幾年在外奔波，無一不是多事，心如箇簇，意似油煎，幾使他坐不住鞍馬，行不得路程，像杜爺這樣天空海闊之人，爲何一紙書信會刺激他到這種程度，原來這紙書信不是普通「班荆道故」乃是他的妻室病故的

噩耗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也是人情之常，任是叱咤風雲，拔山扛鼎的漢子，也難「太上忘情」，杜爺當然也不能例外，若非他這英雄肝胆還能矜持住，換上一個普通人恐怕早就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不過杜爺覺得這時征輪將發，自己若將這家庭噩耗宣佈，一定又要就誤一些工夫，以私害公，斷不肯爲，所以他把心一橫，將信填到兜內，強自矜持，行若無事，但他的內心，萬感交集，思量着過去層層錯誤，對不起苦命姪室，自己抱着滿腔義憤，拋開故園來山東幫助寶大哥成一番事業，目的總算達到八九成，可是未待安享寶爺又復逝去，空累得自己妻死不見作了最大忍人，看起來人生真無多少樂趣，不是已經答應郭大人到東北的任務，恨不能立時拋開一切，追隨寶爺殉後塵，遁跡人間，免致世上的煩惱絲纏住，一個人心事在懷，無論矜持的多麼穩，總免不掉多少宣洩一點，喜怒哀樂蘊於中，現於外，正是一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，一路之上衆人都看他，有異，不過對他這曠達之人，不便問他罷了，尤其小姑娘對他的情形顯得清楚，知道這種急遽的變化是由那紙書信發生的作用，颯個空子盜出一看，也不禁替杜爺難過，進城之後，郭知府便將小姑娘，杜爺，館於內花廳，除劉武兩人輪班陪奉，視膳視寢都要親自檢點，大安兩日，到了第三天上杜爺竟然病倒，將來不久文書發下就要起解，郭知府怎不着急？請醫問卜，忙個不休，到了這時，小姑娘纔將杜爺的病源告訴了郭大人，因葫蘆打開，大家俱各明瞭，知道病源，便好治病，請醫生

開開了個靈安神的方子加意調理，同時有更好的良藥，大家都來安慰勸說，起初他是不承認，禁不住小姑娘連信內原文都一字不差給背頌下來，他抵賴不過，只好照實吐露，並且他覺得爲這事病倒，太無丈夫氣，沒待全愈就離開病榻，全衙上下，皆大歡喜，郭知府歡慰之餘，發起爲杜爺的亡妻建醮，超度亡魂，杜爺本來不信這些道兒，但因府尊大人一片熱誠，不忍峻辭，道場就設在北郭碧廬菴，法事由覺慧普光老尼主持，覺慧也不是一位普通尼姑，她自幼修道出家，功果達成，深明玄理，雖然居近城市，世外得道的高人也有往還，因此名器很高，輕易不與世俗往還，若希大人是位清官，還許不答應，覺慧應允了這件功課，就在通明殿前高搭彩棚，佈置的莊嚴華貴，中間供了蕭氏娘子的牌位，黃旛寶蓋，宮燈懸羅，週邊懸掛諸方佛祖寶像，外面搭一座法臺，臺前豎一桿高可丈餘的旛竿，竿頭紫旛隨風飄蕩，下面放一大缸，盛着滿缸清水，裏裏外外都有府縣衙門及通城居民贈送的輓詞聯帳，點綴十分華麗，各式各樣的葫蘆紙紮，擺列供前，雖是由人搗鬼，望去也覺鬼氣森森，九月末尾這天，正式開壇誦經，這些事情覺慧老主持本來多年就不親自出場，凡有佛事，都是由徒弟們辦理，這次因爲是府尊大人相請，格外盡心，自己親身坐壇誦經，她這麼鄭重，那些徒弟們怎敢不謹慎將事，一陣鐘鼓敲動，般若哆囉，佛號齊呼，壇內香烟靄靄，燭影搖搖，是不是真能「來格來享」，且不必管他，只能本着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」的誠敬，熱鬧一場，

死人雖未必真沾到甚麼光彩，可是總比當死狗埋了體面一點，天到正午，郭知府，劉鐵玉，武鎮北，知縣馬糊塗，都陪着杜爺前來拈香，小姑娘同郭全勝也跟了來，這麼偉大莊重的場面，又有府縣官親自到場，也算一件隆重事情，男女老幼，傾城往觀，碧廬菴裏外外肩摩踵接，有的只瞧熱鬧，有的也默默的代亡人祝福，郭大人一行陪杜爺拈香過，小姑娘同郭全勝執着晚輩禮吃靈位叩頭致敬，這種場面之下，錦上添花趕湊熱鬧的來賓自然不少，直鬧到日色西沉，衆人方始散去，覺慧普光老尼，單留郭大人及杜爺到方丈待茶，郭大人因這次煩他做佛事，多承慨允，她又是道行深廣的高人，她不相遜也應當面道謝，遂與杜爺同到方丈，彼此客氣一番，郭知府給介紹了杜爺，覺慧看杜爺氣度軒昂，丰神奕奕，眉宇清秀，舉止大方，也自起敬，先給杜爺道過煩惱，然後唱個調道，「這端人偷始，聖哲所不知，緣因入所締，緣盡各分離，功德在修爲，綿綿無絕期」，杜爺覺得這是他們欺騙人的一種現成歌帖，根本就沒在耳聽，因爲天色不早，覺慧備了素食，堅留郭大人同杜爺在此吃晚餐，郭大人辭謝不過，只得同到齋堂，郭大人同杜爺坐了客位，覺慧在主席位相陪，雖非山珍海錯，但件件都是精美適口，不同坊間俗味，飯後邀到悟禪靜室待茶，這裏是覺慧參禪打坐的地方，不是很有高面的客人不能到這禪室，郭大人同杜爺進內，覺慧讓了坐位，那些女弟子更番送茶獻菓，郭大人方向覺慧致謝設醮煩擾，帘幕啓處，進來一個姿容秀麗，淡裝素服的女尼，真

果秋水爲神玉爲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她捧着菓盤，內貯兩碟蜜沾銀杏榛仁，輕輕放到桌上，她一眼看見郭大人低下頭去，似乎帶些羞澀，畏縮的樣子，郭大人看去不由得心內驚愕，這分明是小玲瓏，她怎會立刻就出了家呢？並且這碧虛庵收受徒弟並不草率，即便她要出家也未必這麼容易，大概他們的面貌相同也是有的，方疑惑間，覺慧道妙音，這是你活命恩人郭大人，還不下拜，那女子聽說輕輕拜了下去，杜爺不解所謂，注視着她的動態，她拜完郭大人方在盈盈起立的時候，覺慧又道，這便是今天爲夫人設醮的杜爺，向前見過，她半轉身軀抬眼望去，恰巧這時杜爺的目光凝神注視着她，打個照面，四支電炬突然相碰，一股不可思議的靈光，激蕩的眼花撩亂，情緒緊張，有如石破天驚，山摧海沸，任是鐵打銅鑄，也教骨軟筋酥，杜爺端着碗滾茶，兀自撒去一半，弄的衣服淋漓，尙未察覺，郭大人喚他兩聲，也沒聽得，那女弟子登時面部飛紅，沒待覺慧吩咐，慌忙退了出去，到了這時，杜爺方始元神返舍，恢復了知覺，抖抖衣襟上的水珠，左手五個指頭燙的麻痺的，他有生以來人前失神是第一次，怎不使他赧顏無地，他還竊喜着幸而未被郭大人看出，其實郭大人喚他兩聲那裏曉得？他一力矜持着若無其事，假說病體尙未全愈，心神常常恍惚，再聽覺慧老尼說道，這個妙音徒弟，就是大人送來的那個女子，我這裏輕易不讓人出家。可是她這個人另有根源，不能和其他弟子相提並論，這時忽還不能和大人說破，郭大人這纔明白她真是小玲瓏，杜爺

不耐在此久坐，遂同郭大人辭了覺慧，回歸府衙，一路之上，郭大人極力贊美小玲瓏，說她雖經失足，急遽回頭，以花月之姿，參禪悟道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白玉稍帶瑕疵，也難以減損她的高貴價值，郭大人這時對小玲瓏的奉承，絃外餘音一半是衝着杜爺，可是杜爺並沒有隻字回答，回到衙中自然許多事情攪擾，把這件事隔了過去，碧廬菴不是香火清淡的小廟，覺慧也不是化齋乞食的無名姑姑子，爲何小玲瓏在他這裏出家這麼容易，原來在碧廬菴出家條件很難，一要身家清白，二要意志堅決，三要沒有丈夫，四要父母不在，必須這樣的人纔能心似枯井水，志比金石堅，清門一入，永斷塵緣，所以收一個弟子都是幾經年月調查，測驗，方始注定禪宗，結下仙緣，豈是馬馬虎虎，隨便進來，按這些條件小玲瓏一件不夠，爲何短短的日子就會在這裏出家呢？因爲這其間另有一段因果，當府衙將她送到菴上寄養的時候，覺慧看她天生秀骨，遭逢可憐，很是愛她，時常召她談述身世，有時也點悟她些禪宗妙理，她穎悟異常，舉一反三，口不能述的妙理，心便體會得到，門下三四年的弟子都及不得她，只因悟徹迅速，愈覺塵世惡濁，回想過去塵難重重，真使她心驚胆怕，由是立意跳出苦海，皈依佛門，抱着一片至誠，向覺慧請求出家，不想話剛講出口，却被覺慧槓落一頓說，你不要把出家看的這般容易，須知一清門冷淡，佛地空虛，一絲塵緣不斷，勾起萬般煩惱，曉鐘夢破五更頭，暮鼓敲殘霜月夜，蕘草秋螢空白頭，幾見成仙誇鶴飛，似你這盈盈花月姿

，並非參禪相，皎皎玲瓏質，不是悟道心，於其遺悔於來日，何若慎始於今朝」，像你這樣美好女子，生來帶定三重魔，少歷清門苦，難結三寶緣，只宜魔劫過去，重爲人家，亭些人間富貴罷了，那能輕易談到出家，小玲瓏聽到這些法語，有如冷水澆頭，恨不能一把鋼刀劈開胸臆，將這顆赤誠的心雙手捧與覺慧老尼看，一時熱情奔放，悲憤攻心，雙膝跪地，嚎啕痛哭，並說師父若不收留弟子寧甘赴死，也不願再遭塵世磨折，這時月影當窗，燈光射壁，空庭落葉，禪房寂寂，除了小玲瓏啜泣，沒有半點聲息，覺慧老尼看她哭的可憐，遂說道，你若真想出家，也須在此熬過三年，才能度得你，豈是這麼草草，小玲瓏得到這點活口氣，稍覺安慰，三載時光雖不爲短，但終有來到的一日，方將叩謝起立，忽然窗外霞光一閃，覺慧念聲阿佛陀彌，禪房內飄落下一人，丰神妙曼，姿態從容，疑是青女臨凡，宛如觀音降世，她現身之後，哈哈笑道，我從三山鰲背，五嶽峯頭，偶經此地，看看你這老妮子，恐怕你朝你死了，我見不待，不想却遇上這段妙緣，老妮子你眼色太低，不識根底，誤把天邊月，認作螢火光，漫將荆山寶，錯當澁窩石，你這女子不必悲傷，待爲師與你改了法語，遂將小玲瓏的頭輕輕拍了三下念道，「似這樣冰玉骨姿，堪履三寶地，蘭質蕙心腸，正是佛門子，一聲彌陀花雨飛，萬千妙相煙雲起，恨當時錯了一着棋，喜今朝緣證三生石，待魔劫重重過去時，堪往那，鶯苑鶯峯騰奇異」，小玲瓏被那女子拍拍頭頂，只覺心境空靈，萬花齊現，千

萬種煩惱，一掃無餘，恭聆法語，尤如甘露澆心，醍醐灌頂，宇宙盡現空明，那女子又道，此女子雖然困頓風塵，却是根基深厚，我往崑崙葱嶺回頭時，尙擬帶她至東海逍遙島小住幾載，看看她的造化，只緣我尙有事，她這裏還要證實一段未了因果，權且寄在你的門下，作個寄門弟子，與你這批把小戶增增光彩，老娘子你可肯麼？覺慧笑道：活菩薩法旨焉敢不遵，他女子笑道：我與她湊個法號叫妙音罷，小玲瓏恭恭敬敬向她叩了三個頭，她尙覺慧嫣然一笑說道：老姑子好生保重，回頭我再看你，我有事要去了，說罷金光一閃便不見了，小玲瓏萬分驚異，猜不出是那路神仙，覺慧慌忙將小玲瓏拉起說道：你的緣分不淺，何期得遇見她，將來你的成就非老尼所知，暫屈門牆，也是老尼的光彩，據仙人所說，你這裏尙有一段未了因果，不久當可證實，你既有仙人送的法號，從今以後就叫妙音，小玲瓏謝一謝向覺慧老尼問那神仙的來歷，覺慧老尼得意的微微笑道：提起她來真是人間無比，天上無雙，天府靈境有蹤跡，五嶽三山盡知名，她是前朝一位女俠，功果達成，煉就金剛不壞身，朝發菩提，暮投崑崙，來往無蹤，去留無定，天地小寄廬，乾坤參妙化，往復其間，靈由得她，她賦性好善，不擇仙凡，爲師這樣肉骨凡胎，懦弱無能，本不配與他交遊，只因一點良心未陷，博得上人垂青，十五年前，由江南龜山水竹菴覺因道友介紹，認識了這位高人，她有時五嶽遊，道經此地，常常流連幾天，來時不能知，去時不能留，她和玄門前輩金華聖母論姊妹行，

看似貌僅中年，實則當今禪宗行輩無人再比他高，她名叫杜月華，道號是蘊珠仙子，隱居東海瓊遙島，距此不知幾萬里，我雖和她做朋友，只以肉體凡胎，她那仙源寶島，未得一瞻其異，讀者諸君想還記得，寶小姑娘在萬仞山下奪取王旗，這趕廣慧法師，正要擊破他的月牙葫蘆時候，劍還未到，那莽葫蘆早被人暗中取去，並說了一句「小姑娘你不要忘了師傅所囑」，直至今日小姑娘還在悶着，光臨碧廬菴的這位高人，就是當年在萬仞山下取去葫蘆的蘊珠仙子杜月華，覺慧老尼把杜月華的來歷有聲有色的述說一遍，小玲瓏聽了又驚又喜，從此就改了道裝，取名妙音，在碧廬菴當了尼姑。她有這樣的來歷，覺慧對她格外高看，到也覺得安閒，過了沒有幾日，就有郭大人前來爲杜夫人設醮，佛事已畢，禪房待茶，得遇杜小明，勾起一段塵緣，杜爺不是登途之流，她是一個剛渡迷津的覺悟者，本來不易觸動情網，然而她倆慕地相見，便入警幻，並非偶然，正是杜仙子所說的「喜今朝緣證三生石」，事由前定，人力把持不住，不然憑杜爺那樣瀟灑正氣的英雄，怎會被一個女人顛倒若是？當時杜爺回到府衙，回想通纜經過，着實懊喪，暗想憑自己的修養決不至人前失態，爲何今日竟至如此，倘或當時被郭大人看出一點形色，以後怎樣見人？如果杜爺回頭將這事丟開，不去鑽牛角也就無事，偏他悔恨交加，沒有一刻放下，忘餐廢寢，意態着實頹唐，他這態度又被郭大人認錯題目，覺得他的懊喪是爲了小玲瓏，決無半點疑問，暗笑他雖是江湖有名英雄，畢竟還是

年少更事不多，就這點事何妨傾吐出來，大家想個辦法，竟和小兒女一樣背地作態，他爲衞裏的事，情出過很多力，這事情我也應該對他盡點義務，恰巧這時內花廳只有杜爺獨自坐着，郭大人踱了進來，杜爺立起迎接，郭大人接着他膀背並肩坐下，談幾句閒話，便問他這幾日精神怎樣？杜爺搖頭道，並不感覺怎的，大人只管放心，郭大人笑道，我想不到杜爺江湖行走這些年載，還是這般小兒女氣，你我事同一體，何須諱飾，再說老弟中年喪偶理當膠續，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」，「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悅己者容」，男婚女嫁，本來極端平常，却也極端重要，百年好合，人生至樂，且是「人間無正色，悅目卽爲妹」，只要兩情相悅，是三生佳偶，我看小玲瓏雖是風塵落魄，人極端好，得配君子，定卜宜男，一個超出清門冷落，一個免却中饋空虛，一舉兩得，何等美滿，你們兩情相投，早經默啓，老夫何吝作伐？老弟放心，這件事情完全包在我的身上，郭知府覺得對症下藥，找到病源，沒有絲毫訛誤，那知這幾句話把杜爺驚了一身冷汗，使他羞慚的無地自容，面部漲的紫赤，頭難抬，眼難睜，他一天暗想着禪房那種情形，郭大人也許不至於看出，誰想這時却被他人一言道破，他是一絲不苟最要顏面的人，這種行藏被人看破，如何招架得住，霍的立起正色說道，大人猜的錯了，杜某不才，頗知自愛，縱然再不肖，也不至爲聲色所迷，况她這下賤之人，更不能爲她所惑，竇大哥喪偶數載，並未再娶，小明何人？竟不能暮月相待，我還算得甚麼人？

杜爺這樣堅決表示，郭大人還當他嫌小玲瓏出身低微，又代她解釋道，芝蘭生污壤，麟鳳匿郊藪，一個女子，只要看得中意，便可問名，難道杜爺您這般豁達，還泥板在甚麼名門閨秀的虛名裏？杜爺連聲否道，杜某此時決無心娶婦，縱然割下頭顱，此志斷難更改，如有半字虛偽，天實殛之，一個正人君子豈能隨便設誓，杜爺被郭大人迫得無法措詞，纔說出這些着急的誓詞，郭大人也覺迫的杜爺發誓，不好意思，只得丟開此事，談些別的話，不過這件事情却使郭大人大惑不解，明明那日他是那樣神魂顛倒，就是最遲鈍的人，也能看出，決沒有觀察錯誤，爲何現在又堅決否認？無論如何這是他個人的事，他人勉強不得，而况元凶起解，沒有幾日，只好等他日後鞭敲金墜回來，是否真假有意，再慢慢的進行，談一回別的話，郭大人便去料理公務，這裏杜小明被郭大人這一番話添的增加了千萬層悔恨，百千分煩惱，自己恨着自己枉受了父母師長的教誨，竟然若是丟臉，恨不能有人把自己重重懲戒一頓，作一個內心的警戒，但是這裏沒有最親近的父母，誰也不爲自己盡這重大義務，要自己懲戒自己罷，那除非拔劍自殺，別無好法，也並不是把這懺悔驅殺看的多麼寶貴，恐怕這樣馬馬虎虎死掉，人們還許疑惑是爲小玲瓏情死，那一來豈不更糟糕，一個人精神受了衝動，往往想入非非，他把自己痛恨一陣，忽然心絃一轉遷怒到小玲瓏身上，他覺人世間的罪惡多是由女人造出，尤其像她這樣的女人是道地禍水妖孽，這種妖孽所含的毒素比虺蜥蛇蠍

還利害，賈遇春是被她累到死地，她這妖孽留在人間將來不定禍及甚麼人，從人類的禍福利害說起，這種妖孽已經留不得，何況這次自己人前出醜，全是爲她所累，看起來她便是自己的死對頭仇人，這樣的仇人不能誅戮還算得甚麼丈夫，他這心思鑽到牛犄角本來謬之千里離開人情太遠了，然而念頭一錯枉枉迷惑加深，認爲這樣做纔是對，所謂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杜爺也就是其中的一個，他從這時打定主義誅殺小玲瓏，爲人類除害，專待夜深人靜好去行事，他這天的神情起了很大的變化，劉鐵玉，武鎮北緊緊伴着，晚間又備了珍菓酒饌澈夜談心，杜爺滿想他們歇下，自己方便，偏是這晚劉武兩人格外喝的起勁，談得開心，一直鬧到半夜還是興致勃勃，不肯罷休，杜爺推說身體不支，伏頭睡去，劉武兩人又鬧通一個時間，纔各自回去安歇，杜爺好容易得到這機會，悄悄的起來，緊緊夜行衣，打開行包取出一柄小劍，對着燈光拂拭，只覺青光閃閃，冷氣逼人，他含着微笑插入鞘內，聽聽更鼓已敲四下，這時全衙上下除了幾個更夫以外，都到黑甜鄉裏尋快活，杜爺結束停當，將燈撲滅，靜坐片刻，這時微風不動，萬籟無聲，杜爺出離庭戶，像一隻輕燕似的從府後牆翻出，逕奔北郭碧虛菴飛來，這點路途展眼就到，縱身越到禪院，霜天夜白，隱現着琉璃碧瓦，鐘兒不響，鈸兒不鬧，夜之神吞噬了人世繁華，朱門寂寂益感冷落，尋到白天來的那個禪院，只見室內燈光暗淡，只有老尼跌坐在蒲團，並沒有小玲瓏的影子，只得另向別處探尋，越了

兩三幢院子，都是黑暗沉沉，沒有半點聲息，正在尋思無法尋覓，忽然隔牆一點燭光映到屋角樹梢，杜爺仗着身形敏捷，黑影一晃，越過牆去，伏在竹叢暗影，觀察動靜，只見兩個年輕的女尼，提着一個紙糊燈籠且行且說，正往前走，杜爺在暗中聽得一個女尼說道，妙善這人長得那麼聰明，心眼却這麼傻，擊鏡石前設誓懺悔，都是師父罰着這麼辦，她却向師父自白慾魔相擾，甘願對擊鏡懺悔，別人懺悔都是短短的時間就算完，她却整天整夜湯水未進，這樣涼夜露溼，還愁病麼？我們趕快勸她回來，省得她鑽天家發標，那個又道，她這真是多餘，平白地自我苦吃，咱們妙靜師兄偷偷的生了小孩，師父也不知道，人家也沒用去懺悔，還不一樣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相行識，亦復如是一塵，她還要繼續往下說，被那個女尼斥道，你不要胡謔，妙靜知道怕不撕爛你，那個笑道，這裏只有天地你我，說說怕甚，杜爺暗中聽了不禁好笑，又聽那個女尼說道，這都是前天替他老婆設醮的那小子朝她直眉瞪眼惹下的禍胎，那黑心虫子一定不是好東西，死了老婆纔是報應哩，杜爺聽了又不勝慚愧，但處在這種環境是無法和人家分辯，只有忍氣吞聲，暗想聽她兩人所說，小玲瓏還不是淫賤之人，自己出世以來未作過一件負心的事情，今夜却來殺一個軟弱的女子，還是何苦呢？杜爺這樣亂七八糟的想着，兩個女尼提着燈籠到東夾道去了，杜爺暗中尾隨，由東夾道向南一拐，閃出一座平臺，苦竹叢間有座石碣，上面刻的甚癩言語看不清楚，石臺放一盞帶罩的

油燈，結着山棹般大的燈花，旁邊一個女子面石跌坐，正是小玲瓏，看她面如黃紙，唇似白蠟，多半是凍僵的樣子，一意懺悔她的罪過，兩個女尼勸她一番，她執意不從，說她這是心願，師父也不能相強，兩個女尼憤憤的說道，她自己要死，誰能救她？說着提着燈籠去了，這裏餘下一點燈光，映着一個心如死灰，身同木刻的美人，板板的坐着，襟上淚漬霜痕，發出渺小的珠光，愈顯得慘淡淒涼，杜爺看到這般光景良有不忍，暗暗驚訝，想不到她竟是這麼一個人，這如何教人殺得下去，方欲退出，忽又轉念道，你這婦人之仁還能做得甚麼事，你特爲來做甚麼？難道就這樣空手回去不成，總然她不是壞人，也是你的妖孽，別人怨得她，你不能怨她，早打發她回去，也免得她獨自在此受罪，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抽出小劍，說聲小玲瓏我成全你罷，一道白光撲到她的身上，

第二十二回

關山屢遠道勝字旗飄揚塞上風
雪夜失元兇星紋劍揮斷蓮花雨

杜小明睡暗中窺探了解小玲瓏並非淫賤下流，但由妄念橫噴發動殺機，並不稍減，把心一橫，拔出那柄飛龍如意七，一道白光惡狠狠的撲向小玲瓏，比對付甚麼強敵還加疾勁，這種閃電突擊，慢說是個弱女子，就是功夫獨到的技擊要想躲過也恐不能，不知怎的這道白光乍閃的一瞥間，未着到小玲瓏身上，那柄飛龍如意小劍竟然失手不見，心內一驚，連番越出幾重院子，來到郊外，把誅

殺小玲瓏的念頭完全忘掉，心中兀自跳蕩不已，暗想這飛龍如意七是父親臨終親手賜給的，豈說這是杜門傳家之寶，避邪防奸，兆於未形，堪稱防身至寶，至於斬鐵如泥，吹毛離刃，猶其餘事，父親會囑咐不到萬急或強敵卒遇，不可輕用，今夜下了決心誅殺小玲瓏，一見失去，怎對起死去的先人，這場懊喪又是自己尋的，懷着萬分驚疑，返回府衙，剛落到內廳庭院，又使他一陣發楞，自己外出的時候，明明將燈撲滅，為何室內又發現燈光，難道自己的行動還能被人看破？他懷着滿腹疑慮走進屋內，原來小姑娘坐在榻上，看着燈光出神，杜希平日對小姑娘十分愛重，慢說稍假詞色，就是一言一動，也無不聽從他的意向，不知怎的這時他看見小姑娘却不由得一陣無名火起，臉色變的紫赤，很沉重的語調說道，雲英，是我和你開玩笑麼？那你太不識規矩，我雖無能，和你父親如同一人，不然的話也用不着棄掉家鄉跑來山東，你仗着本領高強，連我都隨便戲弄，真是豈有此理，早知如此我到不如早早的跑回雁門，免得被人家瞧不起，小姑娘從來見杜叔叔沒起過火，這次忽然臉色俱厲，然不可遏，真沒有想到，他不但是父親的生死弟兄，並且勝來鏢店的發展，和這桿勝字旗的光輝，那一樣不是他一力撐持？如今父親遠逝，他就和父親一樣，如何能惹他生氣，小姑娘抱着百千分驚恐說道，叔叔莫要生氣，孩兒天賦也不敢目無長上，叔叔您饒恕我，孩兒有下情稟告，叔叔，我的父親被我氣走，我還敢氣叔叔？叔叔您若是疼愛我，就不能生這大的氣？小姑

娘一行懇求着，眼含淚珠望着杜爺，杜爺也覺過癮對她說的話過於嚴厲，心氣一和，嗔怒都消，神志又復清清白白，不但對小姑娘沒有絲毫氣憤，反覺自己的行動太也鄙劣，她一個軟弱女子，沒有干犯着你，你平白地殺她算的甚麼英雄？這也虧了她暗中跟隨，不然大錯鑄成豈不是終身遺憾，杜爺想到這裏，慚愧的面色飛紅，撫着小姑娘的頭頂說道，雲英你不要難過，我這些日情緒不佳，顛三倒四，我說的話你不要情在心裏，我那能不疼愛你？你的別紐爸爸已經够使你傷心，我還能再教你傷心麼？這都是我的不對，最近咱們就要遠出關塞，得要好好養養精神，你就歇着去罷，杜爺態度轉變的這麼快，小姑娘喜出望外，先謝過饒恕，然後笑說道，我正要緊的話要向叔叔報告，不想還未開口，叔叔先自發怒，叔叔一定認爲那柄小劍是我拿來了，其實我跟去是真的，那柄小劍我並未曾取得，說來真是奇怪，杜爺聽小姑娘說到並未取得那柄飛龍如意七，不禁毛骨悚然，趕得問道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小姑娘笑道，這幾天我看叔叔態度有異，您一行動，我便暗地跟隨，夜裏叔叔悄悄的飛去，我便暗中跟了去，你在苦竹叢隱身的時候我就早在後面，遂後聽那個女尼說話，纔知叔叔與她有這一段緣，叔叔要殺她的動機我纔全然明白，伺又看她這樣刻苦自修，叔叔殺她良有不忍，在您那白光一閃的時候，我便神形俱到，倏搶那柄小劍，我覺得意形隨念，沒有人再比我快，可是事出離奇，白光未斂，金光一閃，劍已無影，不知被甚麼人暗中取去，除了我師傅以

外，這樣目不及視的快速，並未見過，但這又絕不是我師傅，因為他老人家緩急相應的時候，都是先現一個紅十字光作個誌號，這次是沒有的，然而世上竟有知他家髣髴迅速的高人，同時我想起萬仞山下追趕廣慧的時候，正要擊破他那月牙葫蘆，却被人暗中取去，和這次一樣迅速，像是一人所爲，到底他是甚麼人，真教我難以猜想，不過由兩次行動看來，那人還不是誠心和我們作對，我正在凝想着這件事情，叔叔便回來了，杜小明聽小姑娘說完這一段經過，直使他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能言語，心想自己這次粗莽行動一定無人知曉，小姑娘暗中跟隨已是出人意料，誰想暗中還更有入，這種魯莽行動暴露人前已够丟臉，尤其那柄飛龍七首尖掉，怎對起先人，杜爺這時又悔又愧，覺有萬千心事難說難道，小姑娘知他是爲了那口小劍，勸道，那人既不是和我們找麻煩，料想不至於生事，小劍必有歸來的一天，叔叔就不必煩惱了，杜爺點頭道，這事千萬不可聲張，讓外人知道更不好看，這一段緊張事情，無形中變的風平浪靜，杜爺這夜行動，除了小姑娘無人知曉，過了兩天，文書到來，申詳各案全部照准，賈廷春據省處決，舉人黃元充軍雲南，哈得明莫赫即行解往東北，其他事情，辦理都很容易，只有起解哈得明莫赫兩名要犯，事關重大，郭大人十分注意，事先請書報東邊將軍，及奉吉兩省督撫衙門，將起解大事重託了杜小明，小姑娘，劉鐵玉，武鎮北幾人，另外派了四十名馬兵護送，佈置停當，在十月初五的凌晨，府衙門前排開幾十四馬隊，

護着兩輛鐵檻囚車，從沂州牢獄內提出兩名殺人如麻，轟動數省兩名特別重犯，由劉鐵玉押着登入囚車，哈得明狼顧左右，神色自若，莫赫因眉蹙眼，兀自不住的捧笑，看熱鬧的人遠遠望着這兩個凶煞說長論短，郭全勝背了錦囊勝字旗，左手牽着那匹菊花青驄，右手牽着毒紅駒和自己騎的那匹白馬，傍在小姑娘近前，他內心的喜歡比赴鏢旗大會時還加緊張，他背負玉旗，手牽龍駒，覺得這是人間第一榮幸，雖然衝上站了滿坑滿谷的人，但他的眼內只有一個小姑娘，再看小姑娘將兩翅蟬雲改作兩條烏油髮辮交叉在腦後，穿一身藍緞平鋪薄絨緊身，外罩蜀錦外幣，足登盤靴，腰掛長劍，丰姿俊秀，態度安閒，衆人只看他飄洒出塵，秀麗可愛，那裏知道她正是水門蛟龍，陸降犀虎的奇材異質，哈得明登入車內繃起長眉，瞪大狼眼，向四下望了一週，捧笑道，大太爺今天要走，男子們知道送送還不錯，你們好上看看，值便是飛天塔鐵哈得明，你們要挑選姑爺的話，就照這樣牌子檢，保險沒有錯，衆人看他兇橫，都扭着臉不敢看他，莫赫見哈得明罵的衆人閉口無言，自己也賣弄英雄，狼着嗓子唱起「大將軍難免陣頭亡」，人們只是瞎贊成這種不怕死的英雄，其實立在死亡線上要無賴甚麼人都能做到，至於他的內心如何還要問他們自己，就在這時一聲號令發下，四十名馬兵排成一字長蛇頭前走去，兩輛囚車也碌碌移動，最後小姑娘，杜小明，劉鐵玉，武鎮北，郭全勝五位英雄跨上征駒，蕩起一縷黃塵，順着官道浩浩蕩蕩的向北進發，這點起解的派頭，

較比「蘇三離了洪同縣」，只一個癡心老頭子背了鋪蓋捲跟隨，氣概又是大不相同，說話之間早到了十里亭，郭知府特地親來把酒送行，前站過去，小姑娘等一行人衆，由馬上跳下，郭大人首先敬小姑娘三杯，小姑娘本不飲酒，只照嘴唇略吻一吻，便即謝過，郭大人依次把盞，並祝但願平安到達，領得批文回來，衆人唯唯聽命謝過，這時前站已遠出數里，小姑娘向衆人辭了大人，縱轡馳驟，霎時趕上，郭大人佇立良久，直望着車馬走下高坡，消逝了影子，方始回衙，一行人衆押着車轎，曉行夜住，向東北進發，沿路各府州縣，早有官報，對這大差經過預先都有招應，唯恐在本地面發生事故，受上憲遣責，到處官府照顧周到，又有出類拔萃的幾位英雄護送，慢說是幾個強人，就是解着幾條生龍活虎，也不會稍出差錯，何況勝字旗威名，大河南北無人不知，自然一番風順，在直魯兩省地界沒有半點事故，車急馬快，不到半月時光，早到了榆關，在霜天曉角，牧馬悲鳴的一個早晨，幾位英雄押着解車前進，白霧茫茫中眼前現出一座關隘，傑閣參天，危樓當月，北連羣山，南臨大海，氣吞遼錦，形塞幽燕，波濤浩蕩有如萬馬奔騰，長城綿亘，恰似怪蛇亂舞，山海雄渾，一望無際，莫是宇宙缺口，天路特開，恍疑乾坤倒掛，地骨嶙峋，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」，好個險要地勢，這便是天下第一關，直奉兩省的分野，正是「憑山俯海古邊州，翠影風翻見戍樓」，古往今來多少職蹟供人憑弔，征人遊子至此，不禁黯然魂消，衆人到了關口，劉鐵玉將着

牒文關上守衛驗過，關尹客氣一番，一陣馬蹄得得，車聲碌碌，過了關隘，只見遠山近樹，銀裝玉簇，烈烈北風，寒氣逼人，已是隆冬氣象，和關內氣候大相懸殊，山川草木像是變了兩個天地，衆人走過一程，尋個野店進餐，大家取一回煖，增添一些禦寒衣服，劉鐵玉向小姑娘杜爺抱胸謝道，仰仗勝字旗的光輝，沒有一絲風吹草動安然抵此，此去海國城雖然還有些路程，可是憑着鎮國禪師的德望和不才俺哥兒倆的人緣，料想不會再發生枝節，杜爺點頭笑道，這也不過是捉蝦蟇擺虎陣，郭大人的一番謹慎罷了，其實他這樣的人有甚本領，哈得明莫赫兩人在囚車內本來不算委屈，但天氣嚴寒，不免覺得受凍，哈得明罵道，這冷的天把太爺弄到鷄籠裏不得活動，凍壞太爺的腳指頭你們不覺，放開太爺走走還怕太爺跑了怎的？弄死太爺你們既不敢，那就須讓太爺活動活動，莫赫見哈得明開罵，也自叫罵起來，劉鐵玉哈哈笑道，憑着我這風普陀也敢先讓你跑走一百里，何況這些英雄比我更高着百倍，那個怕你跑掉？你要怕凍好好的說，咱們未始不能湊付，當着這些人近前你想玩邪能玩得起來？說着看看小姑娘，哈得明雖然鼻張，但他一眼看見小姑娘，便軟攤了一半，小姑娘笑道，就他這樣草苞還用伯伯，我這乘馬的小廝也比他快着一兩倍，哈得明莫赫，那裏敢再說甚麼？只有垂頭喪氣一語不發，休息一會，又復登程，小姑娘跨上菊花青驄，揚鞭就道，順着官道望去，除却遠山屏立，亂峯插天，並無半點障礙，她驀馬馳騁一番，流覽着雄渾自然

的偉大境界，心中頗覺快慰，遂叫過郭全勝吩咐道，勝字旗號雖然博得江河南北的英雄一致擁戴，但他在南北各地出現的僅是勝子旗的一個誌號，至於我親自繪繡曾在萬仞山當衆稱尊的這面王旗，我輕易未伴隨着他走過遠道，所以他的雄姿在人前展佈的時候也很少，這次我初次伴隨他遠履關山，他的本來面目正可在這雄渾遼闊的天地間展佈開，直到東邊區交待完了差使爲止，郭全勝背負王旗，自覺就是小掌旗官身分，小姑娘讓他展佈旗幟，他更特別高興，跳下馬來，打開錦囊，取過三尖兩刃鍍金畫桿，將旗幟繫上，迎風一展，烈烈有聲，霞光現處，恍有百千彩禽繞旗飛舞，劉武諸人同那四十名馬兵一齊下馬致敬，小姑娘笑道，他的光輝遠臨關塞，愈覺偉大了，因而作歌曰，

「王旗飄分浩蕩，海天闊分翱翔，虎豹蛟龍還跡，鬼神呵禁不祥，無遠弗屆兮氣吞八荒，抑強扶弱兮邦家之光」歌罷，

將菊花青驄選於全勝道，你騎青驄馬前導，郭全勝道，小姑娘的馬我怎麼騎得？小姑娘道，勝字旗莊嚴必須有龍駒載定，方覺相稱，你就騎了罷，郭全勝如奉綸音，恭恭敬敬的接過菊花青驄，將自己的馬遞與小姑娘，抗着王旗躍身跨上馬背，他這時的榮幸威風比鰲頭獨佔更顯耀幾倍，提提辮頭走到全隊的最前面，有如天上鸞官，捧將帝旆下降，雖然馬高人小，却也威風百倍，小姑

娘望去不禁點頭微笑，四十名馬兵被勝字旗菊花青驄一比，直覺得馬小如兔，人儼似鼠，太也自慚形穢了，個個望着前面旗幟出神，連哈得明莫赫看到這般光景也不由暗自驚嘆，覺得這位小姑娘是天上神仙，這隊人馬有了勝字旗前導，髣髴更加幾倍威風，郭全勝興奮的渾身血液滾漲，騎在馬上覺得飄飄欲仙，提提轡頭，躍馬前進，這菊花青驄天生是小姑娘的坐騎，別人騎牠老是駢驢不馴，不是郭全勝天天撥弄牠，騎上牠的脊背也不容易，郭全勝趁着興奮，提轡加鞭擊蕩牠幾下，這畜牲的異種龍性奮起，一聲歲歲長嘶，震得翠馬帖耳，異種龍駒，就地一躍，騰起數尺之高，像是一團錦雲向着官道馳去，郭全勝攔絡不住，只得緊緊抱定旗幟，任牠閃電般的奔馳，衆人馬上瞭望，轉瞬，連旗帶馬不見了影子，小姑娘啊了一聲說道，這孩子竟然跑的這麼遠，全隊人馬向前緊緊趕進一程，約有一個時辰，依然望不着全勝的影子，方注視間，東北角下彩光一閃，現出勝字旗的雄姿，連人帶馬和箭簇般飛來，衆人看到菊花青驄的閃電般快速，和郭全勝的潑辣，無不驚嘆，霎時離的不遠，小姑娘望去，郭全勝已是面部紫赤，滿臉汗痕，有些支持不住，那馬的野性還未稍退，方將轉彎馳去，小姑娘飛身向前將馬頭拍了一下，那馬四平八穩的站下，一條出水的蛟龍，變成馴成的綿羊，小姑娘笑向郭全勝道，你這孩子真不中用，整年家撥弄牠，怎會控制不住，這回好好的在前面走，不要再瞎跑了，郭全勝喘着粗氣唯唯答應着，他便抱着旗幟一馬當先緩緩前進，

這天趕到站上，官家送來豬羊肉，大罈酒，犒賞解差的軍士，因為東邊將軍及督撫衙門，早已行文各州縣，妥爲招待，前程更覺便利了，次日早起登程，淡雲輕霧，曉風撲面，愈覺寒冷，哈得明，莫赫，知道在這些英雄手裏發橫是沒有用，向劉鐵玉哀告道，您幾位英雄我們已經服了，我雖罪該萬死，可是活着的前一刻還希望一點舒服，俺也並非無名之輩，不懂交情，您既是英雄，好不好對咱方便一下，劉爺還未回答，小姑娘笑說道，你這草苞貨若是早自己知點趣，早讓你方便啦，劉爺笑一笑道，那你們就規矩一點，豈但讓你活動，還可以賞你們馬騎，遂將哈得明莫赫從囚車內放出，一發連刑具給他去掉，兩人乍得到自由行動，自然是滿心快活，這樣一連行了三日早到遼東地界，哈莫兩個元凶，常常要求下地走走，也就不以爲奇了，每天按着站道前進，每站都有地方衙門招待，行進便利自不待言，從出關至遼東途上，一共遇見兩幫向關內行走的鏢車，都是遙遠的避道他旗，向王旗致敬，這天早發，行了一程，郭全勝依然捧着王旗跨馬先行，那匹菊花青驄忽然又急馳下去，停了好大時間纔回來，郭全勝被累的神氣又和前天差不多，小姑娘又說他兩句，郭全勝紅着臉說道，這馬犯了性我就弄不住牠，牠跑下很遠一個地方，關到一個柳樹行裏邊，北面現出一列高牆，開着兩個大寨門，門前就是廣大的場圃，有幾個人在那裏收拾車輛，我這馬就順着場圃邊跑去，剛想圈着馬回來，從寨門裏邊跑出好幾個和我差不大的孩子，拍着巴掌說好馬，內中有

一個孩子跑上前來說我這旗子好玩，我纔罵他不識規矩，那小子便連蹄帶跳探着馬鬃跳上來奪我的旗幟，我方在着急和他撕打，寨門裏邊走出一個老人喝着那孩子下去，老人很講情面，將那孩子喝斥一頓，急忙向旗行禮，並說我們這方人天天盼着你們大纛到來，老漢今天得到先睹勝字旗光輝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就煩小爺上復小姑娘和劉師傅，老漢担酒攜羊就去迎接，我就騎馬先跑回來，小姑娘聽了不勝驚愕，暗想這邊遠地方還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和勝字旗的來歷也算難得，杜爺覺得郭全勝就够潑辣，居然還有和他彷彿的孩子能够跳上菊花青驄和金勝撕打，也就可觀了，看起這位老者定是高人，方在和小姑娘談論着這件事情，劉鐵玉轉上笑道，據說的這情形，一定是榆柳屯柳芳老員外那裏，他的兒子柳臻正是在下的徒弟，前面就是榆柳屯，少時見了便知分曉，杜爺笑道，怪不得那小孩子這般勇猛，原是劉爺的高足，當然是強將手裏無弱兵，劉鐵玉也笑道，小孩子淘氣，怕不教杜爺笑話，武鎮北道，這位柳員外是不是當年在柳河開鎮遠鏢店的，劉鐵玉笑道，正是，賢弟也相識麼？武鎮北道，久已聞名，今日正可借此認識認識，他們正談話間，前面閃出一升柳林，疎疎落落一望無際，劉鐵玉揚鞭指道，穿過這行柳林就是榆柳屯，話猶未盡，只見柳林內竄出五匹坐驥，杜爺同小姑娘方在留神，一位老者一馬當先迎將上來，相距不遠，那老者跳下馬來，鶴立道旁，隨後四驥趕到，也都跳下馬來，四人都是武士打扮，前隊去過，四人跟着老者敬讓

向勝字旗行禮，隨後小姑娘，杜爺，劉鐵玉諸人趕個對面，老者抱拳向劉鐵玉說道，劉師傅久違了，老漢迎接來遲，還望恕罪，那一位是寶小姑娘，請您介紹，這時衆人都從馬上跳下，一位壯士轉過先給劉鐵玉叩頭道，弟子在此等師傅兩天了，劉鐵玉點點頭，遂與柳員外介紹小姑娘，杜爺，柳員外便與小姑娘行禮，那四位壯士也過來叩見小姑娘，小姑娘答禮說道，遠道之人還未造寶莊奉訪，先蒙老丈相迎實不敢當，柳員外道，小姑娘不須客氣，且請莊上說話，劉鐵玉又指着那位壯士說道這是小徒北鎮莊四郎，也做是鏢行事業，幾位夥伴我也不識得，四郎介紹罷，莊四郎指着那三位壯士說道，這是顧大祥，顧二祥，顧三祥，人稱雙河顧家三祥，此次攬了赴昌黎的生意，道經此地，拜望柳老伯，聽說勝字旗要經過此地，並且我師傅也在內，我們鏢行人豈可不一瞻勝字旗光輝，就在莊上等了二日，打算再等一兩天等不到，便要起路，我們時時盼望中，恰巧那位小爺放馬到了柳老伯莊頭，我那小師弟便迎着小爺鬧，我們微倖便先瞻仰着王旗的光輝，莊四郎報告完了，大家緩緩前進，小姑娘同杜爺，對劉鐵玉在遠東一帶人緣地位也不禁暗暗驚佩，少時到在莊上，柳員外吩咐安置了馬匹車輛，將小姑娘等一行人衆讓到草廳，他那小兒子柳臻，也過來給劉師傅叩頭，劉鐵玉一手指着小姑娘向柳臻說道，這是勝字旗主人山東大俠寶小姑娘，勝過我與你父百倍，那是雁門杜爺，還不向前叩頭，柳臻一看小姑娘比自己高不得四指，便有點不大服氣，心

想她不也是個小孩子麼？怎的還得給她叩頭？雖然這去想，但是當着師傅面前不敢說出，只得勉強向小姑娘叩個頭，立起之後擠擠眼皮，又向杜爺下拜，小姑娘笑道，他這樣子到和金勝合得上來，神員外道，這孩子淘氣的很，只還怕他師傅，小姑娘又叫過金勝與他相見，他兩個是馬上撕打過的，彼此過懷着一種愛慕的念頭，兩人相見之後，俱各歡天喜地，一對小朋友攜手攬腕到外邊玩耍去了，他在柳林內和金勝比量一番拳脚，兩下造藝不相上下，又在林外賽跑遊戲，一個是追風普陀的弟子，一個是天天逗着菊花青鸚鵡圈子的跑家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四條小腿貼地飛起，像驚絃脫兔一般，登時轉了一個大週，約有二十里，柳臻竟輸給全勝三步，柳臻未遇全勝之前，覺得自己就是萬將無敵，尤其更想不到還有人比自己跑的快，這次輸了，雖然心中不大高興，却對郭全勝越發的愛慕，談話也就更加密切，遂向全勝問道，說這位小姑娘是甚麼人，怎麼我師傅對她那般恭敬，她比你我的武藝怎麼樣？郭全勝搖頭咋舌道，你這話說的却太差點，慢說你這樣子的，就是再高着幾千萬倍也不能和她開比，你問問你的師傅便知道了，遂揀着鏢旗會上幾段重要節目講給他聽，柳臻聽到緊張處不禁眉色飛舞，笑道，我打算要和她比比武，照你這樣說來就不必了，郭全勝搖頭道，像你我這樣的，她拿一片蕎麥皮打倒十個八個不費事，郭全勝一席話講的柳臻中心嚮往，恨不能立時跟同全勝幹個抗旗或是牽馬差事，豈不也和全勝一般得意，他存了這個念頭，

便商議和全勝結爲小兄弟，全勝也覺柳臻豪爽可愛，便答應了，兩下訂了這個約會，回頭裏知柳員外，柳員外便徵劉鐵玉，小姑娘的同意，大家都認爲可以，兩個孩子便當衆交拜了，全勝大着兩月爲了哥哥，柳員外盛設筵席爲衆英雄接風，也借着給他小弟兒慶賀，宰了幾口豬羊犒賞馬兵差人，依着莊四郎瞻過勝字旗後就要趕路，柳員外強留下熱鬧一宵，這晚賓主盡歡，多半吃的醺醉，次早天尚未亮，莊四郎便同顧氏三禪辭別師傅，頻行時並說前路鍾行人中還有好幾起，備了贛禮謁見王旗，大概不遠就能遇上，因爲勝字旗的來歷，早經鎮國禪師通知，東邊一帶全都知道這消息，同業中人都都願意早睹勝字旗光輝爲快，却被弟子兼程下來佔了先，小姑娘杜爺聞知這消息，滿心歡喜，並感激鎮國禪師的盛意，勝字旗一臨東北就有這大的體面，劉鐵玉也覺與自己的顏面過得去，隨對小姑娘杜爺說道，前路盡是自己人，越發沒有妨礙，再趕兩三站就快到鳳凰山，我便先給鎮國禪師送個喜信，因爲他老人家總盼望咱們，小姑娘道，我同杜叔叔應該早登山拜識仙顏，大家談論一番，小姑娘也要早趕道路，柳員外堅不放行，並說還有要緊的話，當着顧家弟兄未曾報告，無論如何再作少時屈駕，用過早飯再走，趁着這個時間，我把更重要的事情和小姑娘杜爺說，柳芳一行說着，上下直打量杜爺，杜爺覺得他這是一種留客的套話，無事中生出差些技節，其實未必真有甚麼事情，雖然這麼猜想，可是人家既這麼誠懇，也礙難一刻不停，只好聽聽主人家

還有甚麼要緊話講出，那知柳員外劈頭說出一句，恭喜杜爺娶得續，嘉藕天成，這一句說的杜爺面紅耳赤，心中恍惚萬端，暗想自己喪偶，相隔數千里外，他人無由知道，再說也絕無講起續絃之事，這話從何說起，遂避席力說絕無其事，員外不要取笑，柳芳笑道，這事老漢怎會知道，還有鎮國禪師的親筆書翰，還附帶着禮品，我取來與杜爺看，說着打開一個金匣，盛着一對水火燮明珠，晶瑩奪目，還有一對珊瑚連珠權，寶花翠葉，嬌豔欲滴，一紙雲箋上書，

「前日蘊珠杜仙子，特遣愛徒霞姑柳依依，送來金盒明珠，祈轉雁門小春申，謂飛龍之已既佐催妝，明月之珠聊作答聘，吉夢爲魚，天人共喜，續得鸞膠，姻緣千里，偕來鳳侶，好合百年，敬附珊瑚連枝，以助鏡臺之寶，蘊仙尙有贈小姑娘禮物，因非凡品，暫留山中，以待面取，唔教非遙，諸凡不贅。」

未睜兄邱伯鈞

杜爺看了這封書信，真使他啼笑皆非，莫明其妙，尤其蘊珠杜仙子和柳依依，是甚麼人物，根本不曉，竟把自己的飛龍已暗中取去，作爲聘禮，如今又演出這麼一幕，難道他們這得道之人，竟要強迫人家的婚姻？沒說你是甚麼仙子，就是上帝我也不答應，杜爺看完書信，柳芳在旁再三與他賀喜，並說老禪師既有賀禮，老漢豈可沒有一點點綴，劉鐵玉武鎮北天天與杜爺起居不離，只聽他喪偶，他的續絃之事，絲毫未聞，甚爲訝異，趕着訊問根由，杜爺紅着臉力辯其無，弄的大家都

迷在五里霧中，惟有小姑娘心中甚爲了解，不禁掩口微笑，杜爺頻頻以目相視，小姑娘也就不說甚麼，劉鐵玉明知其中必有緣故，却猜不出所以，劉員外道，照杜爺書信中言語，我也有一件疑難事情想起，我有一個胞妹名叫依依，五歲時失蹤，如今將近三十年，毫無消息，前年老母故去，寃夢之日，忽然來了個裹絳女子，臨穴哀哭多時，一陣輕雲淡霧繚繞，霎時不見，煙氛霧氣化出霞姑兩字經久不散，當時都說舍妹已成飛仙，老漢對這虛無飄渺的事情，始終不信，照老禪師與杜爺的信，起首便說「蘊珠杜仙子特造愛徒霞姑柳依依」，蘊珠仙子老漢不知何人，這柳依依明是舍妹的名字，霞姑兩字，又是當年在先母墳頭化出的異徵，名號恰與舍妹相符，難道真的她還尙在人間？說罷不勝唏噓，大家聽說不禁興嘆息一番，柳員外又道，老漢想到鳳凰山面謁鎮國禪師一詢究竟，劉師傅以爲如何，劉脚玉道，員外既有這番心思，我們正可一同前往，又談論一會別的事情，杜爺對於這禮堅辭不受，只好權寄柳家，大家進過早餐，重複登程，柳芳父子也跟了去，走了沒有幾十里便過着兩起鏢師進轡謁旗，小姑娘都是以禮相向，厚往薄來，凡見過面的無不拱服，這天渡過渾水河，東行數十里，忽然陰雲密布，北風颯颯，氣候變的那樣嚴肅，真是鷺鳥休集，炊煙不起，硬筋透骨，墜指裂膚，直覺狐裘不暖，綸纒無溫，道途之人感到極端威脅，霎時雪花飛舞，似柳絮顛狂，如梨花歷亂，天地茫茫一片慘白，路上行人斷絕，山中虎豹潛蹤，空闕宇宙，

化作鴻濛混沌，任是強項，也難出頭，這一行人衆好歹趕高麗營早早歇下，若是普通人遇上這樣嚴寒大雪，不知怎樣困頓，可是小姑娘同杜爺乍睹這變威猛的风雪，頓覺天地改舊，山河變色，兩人並不在房中取暖，帶上風帽，披了斗篷，登上高崗，觀看雪景，只見千山萬樹，銀妝玉簇，換了一幅琉璃世界，頓覺宇宙空明，一塵不染，杜爺笑道：「雪天景色，何處塵有，內地便無這般氣像，歷盡道途風霜，纔能增廣見聞，那是一點不錯。」小姑娘看看杜爺臉色笑道：「這樣天氣紅爐暖閣與我那新嬌嬌交飲幾杯，豈不是好？」杜爺方在精神暢快，萬沒想到小姑娘突然來了這麼一句，面頰變的飛紅，向小姑娘斥道：「你不要胡說，那裏會有這事？再要胡說就該打。」小姑娘笑道：「叔叔到這時還固執得甚麼？既有仙人作伐，她的緣分必定不淺，再說她那樣人兒，叔叔娶過，我叫她一聲嬌嬌也還值得。」小姑娘說到這裏，杜爺簡直聽不入耳，連賞雪的興致也消沉下去，慢慢的踱着往回走，小姑娘跟在後面說道：「這位蘊珠杜仙子我也想起來了，我師傅有個得道的女友，往東海道遙島，名叫杜月華，鬚髻她的號就是蘊珠，此人修持功夫，不在我師傅之下，她寄蹤海嶽，往來不定，常常愛管人閒事，我師傅曾說要帶我到東海道遙島，拜識這位高人，可是始終未得前往，現在久已離開師傅，恐怕更無機會了，由種種形跡看來，確定是她無疑，她要管這閒事，叔叔你是早晚脫不掉，不如這時向鎮國禪師送個人情答應下這親事，省得以後再麻煩，杜爺冷笑道：「不要你胡

說，你總是不聽，她就是神仙，也難把這事相強，反正這件公事完了，就算不辜負郭大人所託，從此我也要遁跡人間，避開人生一切煩惱，看誰能把我怎的，杜爺說着不禁嘆一口氣，小姑娘見他這樣堅決，也不再勸，暗想他這別扭脾氣，簡直和我爸爸有點相似，無怪他們是心投意合的弟兄，當時回到店房，大家都因風雪勞頓歇下，小姑娘思量幾天的事情，奇奇怪怪，直到夜深不寐，挑明燈亮，讀了幾章道書，正在揣摩玄理，忽然壁上那口星紋寶劍，咤咤作響，有如露滴相舖，琴挑江上，清越分明，小姑娘驚地一驚，將書丟下，摘下星紋寶劍，繞院尋視一週，也未發現甚麼事情，劉鐵玉見院內人影閃動，也從屋內躍出，見小姑娘巡視回來，笑道，我當有人哩！原來是小姑娘，天到這般時候怎的還不歇下，小姑娘道，我這星紋劍，遇警自鳴，自我服帶以來，未發現一點異兆，今夜忽然無端自鳴，我恐有惡人前來暗地窺伺，特地出來巡視，劉鐵玉道，小姑娘可爲膽大心小，智圓行方，雖然如此，您只管放心，這裏是到了咱的家門上，說句放肆話，只要咱們不找別人的麻煩，還不至有人向咱們找麻煩，您就放心吧，縱然我的人緣不够，鎮國禪師在這方可說是無人不尊，小姑娘雖然聽得星紋劍鳴響，可是相信劉爺的話決非誇大，略談幾句，回到屋內歇下，到了後半夜，雪下的更大，風括的越猛，在這風雪之夜的凌晨，高麗營發現一樁驚天動地的事，就是哈莫兩名要犯失蹤，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前後左右巡視一番，風雪迷離中那裏餘得半點

蹤跡，這是何等重大事情？那有不慌張的道理，武鎮北眼看仇人要解到地頭，得報不共天地之仇，却讓他這樣脫逃了，恨不能立時獲得，竄竄外異常焦急，杜爺在仔細冥想這件事緣何發生，惟有小姑娘和劉鐵玉表面若無其事，內心的責任比他人又重大幾倍，劉鐵玉覺得這是踏平了的道路，夜裏小姑娘寶劍鳴警，自己還對人家吹了那麼一陣，不用發生這麼大的事情，略有風吹草動，自己顏面就沒處放，小姑娘又是這樣想，鎮國禪師對勝字旗看的這般重，解這要犯又是郭知府親自相託，責任都在勝字旗身上，若是出了差錯，不但無顏見鎮國禪師和郭知府，就是費了千辛萬苦爭到的這桿勝字旗，從今以後也要倒捲起來，永遠不能再與世人相見，她想到這裏，不禁昂然說道，你們都不必着急，事情全都有我，他就是上天入地，三天以內我要覓不得他回來，我便倒捲旗幟永不在人世站立，劉鐵玉見小姑娘這麼慷慨，自己臉上更覺難堪，微笑說道，這次絕不敢再勞小姑娘的駕，這點事情我若辦不得來，俺的老頭便會自動割下，杜爺笑道，也無須這樣，還須大家商量萬全辦法；只要知道他一點蹤跡，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？劉鐵玉笑道，這到不用探聽，我對這件事情，全都了解，不是他更有何人？劉鐵玉稍停一會又說，在此北方約有二三百里，有座龍尾山，亂峯合沓，綿亘無際，有一個怪人許呼雷，綽號叫做鐵怪道，就住在山中的蛟蟻峯，他雖有些道行本領，生性却甚古怪，聽說他這蛟蟻峯養了不少的猛怪野獸，無人敢踏到他的峯頭，他的徒弟也着

實不少，鎮國禪師和他也是道友相交，只因性情各別，也不大常來往。往年禪師也會約我去拜會他，作個相識，我因他這人性情各別，也未曾去，但我並不覺得這是遺憾，今春又聽老禪師說，哈得明與他有師徒關係，我對他更覺厭惡，這條道上絕無人和我們爲難，由此種種想來，更是他無疑，我不管他是老禪師的朋友不朋友，今天我要踏踏蛟嶺峯，看看他這傢伙畜養的甚麼奇鷄怪狗，劉鐵玉一行說着，只氣得顏色慘變，最後說道，你們都不要動，我先單獨到龍尾山探察一墜，他若好好交出，兩下都留些面子，不然的話就合他拚鬥到底，他把話說完，結束一番，向小姑娘杜鵑抱腕說聲少待，人影一閃，沒入長空紛雪當中，小姑娘知道他這時的脾性上來，明說去幫他，他一定不答應，但聽他所說，許呼雷也不很好惹，惟恐追風青陀有失，待他走後，也把星紋劍抽出，白光一閃，沒入風雪中，杜鵑惟恐家中再發生甚麼事情，留在家中不動，靜聽他兩人的消息，武鎮北自知不行，只有謹慎等待大師兄的捷音，至於那些馬兵跟從，不過無事時點綴門面擺擺樣子罷了，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他們除了咕嚕嚕一陣，便沒有其他作用，小姑娘飛出高麗營，白光一閃早追及劉鐵玉，只遙遠着他的動作，在風雪交加中，兩道青煙霎時滾到龍尾山，亂山巉峨，一望無際，無數插天峯頭，彷彿都變成一株一株的銀珊瑚，在這琉璃世界中連天連地盡是一片瓊瑤，漫說尋人，就是生物也找不到，劉鐵玉抱着一腔憤怒，越過三四層峯頭，到了中間最高的蛟嶺峯，這裏天

梯石棧，巉巖絕壁，也都變成張牙舞爪的玉琢怪獸，劉鐵玉認的這是蛟螭峯，繞着幾個峯頭飛來飛去，高聲喊着許呼雷的名字叫罵，但這寂靜的深山，任你喊破嗓子也無人答理，劉鐵玉性起，取出他劉家獨門用的連環掩金鎖，在峯頭亂飛亂舞，擊動山石樹木，橫飛滾滾，碌碌響聲有如萬壑奔雷，雲團飛空，恰似崩雲墜下，露的那些麋鹿豺狼，成羣結隊的繞山亂跑，追風普陀像是激怒的一隻神鷹，兀自發揮個不休，小姑娘暗中看去，對他的武藝也深為敬佩，無奈他發揮了多時，沒有半點反響，小姑娘纔想上前勸他暫且回去，只見劉鐵玉倏地向東南峯頭飛去，小姑娘也跟了去，劉鐵玉方在喊着許呼雷出來答話，從巖洞內鑽出兩個人來，那一個長身闊膀，黃面金眼，到像個武林中人，那一個却是古怪，長短比武大矮了一肩，粗細比鐵牛加了一倍，腦袋恰像一隻禿落瓜，長僅幾寸，寬賽柳斗，兩隻眼睛像一對銅鈴，黑眼珠只有豆大，整個的眼球恰似一雙剝皮鷄蛋，襯着獅子鼻蝦蟆口，一排鋼齒露在脣外，黃中透黑的面皮，浮着一層亮光，這腦袋的長像，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難爲了雕工畫匠，差走了魑魅山靈，小姑娘從未見過這樣的怪玩藝，留心看他作何勾當，劉鐵玉一聲許呼雷還未說完，那怪小子嘴裏噴的一聲，發出一種怪音，震人欲聾，接着響了一聲說道，老鼻煙壺，少點喳呼，這大雪天檢大糞沒的檢，你不好在家剝剝麻桿，喂喂豬狗，跑到這裏裝的甚麼地豆子，不看你這老骨頭齟牙，喚來花豹子嚼了你，你要知趣，趕快地豆子搬家，

滾蛋出溝，我師傅見不得你，你不服氣的話，不用我動手，我這師弟收拾你老鼻壺不當雞，他扁着大嘴波波發出連珠音響，夾雜着囁囁之音像撞鐘一般，字字刺耳，氣得劉鐵玉肝膽欲裂，一抖連環拖金鎖，罵聲野畜也敢囂張，猛衝過來，那高個的漢子掣劍飛步接住，鎖劍攪着一團，惡鬥起來，抖起雪絮飛揚，人影難辨，不到幾着，那大個便被抖個限頭，怪傢伙哈哈笑道，老鼻壺還有一套，莫非還得讓老師費事，說着掣出短劍，纔要向前雙鬥劉鐵玉，小姑娘在旁喝道野怪休得猖狂，那怪傢伙收住勢子，白眼球向小姑娘轉了幾週哈哈笑道，老鼻壺還帶得小孫子來，你這小娃子幹營生不中用，也該在家打雞嚇狗，替你媽抱抱孩子撥撥火，大雪天跟你老爺爺跑出幹甚麼，若教山貓野獸碰見，你的嫩肉脆骨豈不都變成野狼糞，你這樣男不男女不女的小鬼子還來向老師撒嬌不成，他還在波波亂道，小姑娘一擺尾紋寶劍衝上，兩下便鬥起來，起先那怪傢伙對小姑娘滿沒瞧起，及至一上手覺出不好，未鬥三合，撒腿便跑，蹤身一躍，飛上十丈峭壁，取出一面金鉢，迎風一晃，滴溜溜一團金光向小姑打下，他這時覺得十拿九穩，足以制服敵人，方在哈哈大笑，只聽得噹哪一聲，金鉢被尾紋寶劍撥落雪地，倏滅光彩，那怪傢伙說聲不好，方將遁走，小姑娘早已飛臨峭壁，向他脊下輕輕點了一下，像鷹抓燕雀似的提了這怪物飛下，劉鐵玉見來了小姑娘，益發助起精神，也把那大個擒下，依着劉鐵玉還要再登峯頭尋許呼雷說話，小姑娘道，他既任憑辱

罵不出，這時找他，恐怕還是不能出來，好在已換得他兩個人，文來武去都好交待，時間過久恐怕他們也要發燥，不如暫且回去問過究竟再作區處，劉鐵玉也覺有理，於是各攜一個，飛回高麗營，衆人接出，只見去時兩人，回來四個，俱各歡喜，杜爺，武爺趕着詢問情形，劉鐵玉約略敘述一番，並說這個怪物着實不遜，先把他吊起來，這個像人模樣的還許會說人話，問問他再說，這差便交給你杜爺問他，我收拾這怪物，小姑娘也被這怪東西罵的有氣，也不與他講情，只將左右脅關略點兩下，那怪傢伙甦轉過來，却早被劉鐵玉騾馬攙蹄的綁起，衆兵丁過來作個鴨兒浮水吊在廊下，那傢伙還在口出不遜，也無人理他，杜爺將那大個帶到屋裏，檢個坐位讓他坐下，笑道，適纔我們劉兄得罪，莫要介意，咱們江湖上講的是舉手相打，握手相交，我們也不是強盜匪人，對你們更沒有甚麼圖謀，你只要說出真名實姓，是許呼雷的甚麼人，兩名要犯是不是弄到蛟螭潭，你只管說了，不干你們事，你那伙伴我也給說說放開，大個却順從的說道，我叫任白光，是許呼雷行二的弟子，那矮個的是我大師兄，姓葛名球外號生鐵蛋，夜間我師傅弄到山上兩個人是真的，但我們不知道是甚麼人，可是師傅有命，這幾天無論甚麼人找到山上不准動，大師兄與我把守前門峯，他依仗武藝高強，得罪那兩位英雄，纔被搗到這裏，我動手是不錯，可是未發一言，杜爺點頭道，這便是了，遂將任白光關閉在室內，把開話的情由大家討論一番，真情已經大白，只是如何弄回人來未有良

策，武鎮北道，如今既擒得他兩個徒弟，可先向鎮國禪師報告，讓他老人家出面，將元凶換回也無不可，劉鐵玉點頭道，我也是如此想法，小姑娘燈眉道，這辦法事實上是可行得，不過在元凶未尋回以前我是無論如何無顏見鎮國禪師，劉鐵玉知道小姑娘不肯落下風，遂說道，那我們就向前趕進一站，索性再去找他，這辦法杜絕同小姑娘都贊成，這晚打點停當，就用兩輛囚車載了擒來的許呼雷兩個徒弟，依然用勝字旗前導，凌晨出發，風雪雖然停止，空際依然一層淡雲籠罩，漫山遍野一望皆白，不是道旁的標識連路途都找不上，若像內地的習慣，等待化出道路再走，恐怕幾個月內就不用行動，可是在寒冷地帶，下雪是家常便飯，到了苦寒時候，滿晴的天氣，睡上一宿，地下也是平舖一層雪霰，這叫做晴雪，因此一到冬季到處都是經冬不化的積雪，行人更不把雪看到眼裏，無論多大的雪，走道的依然是走道，所以小姑娘一行人馬出離高麗營，道途之上依稀已有人跡，車馬踏蹬，步履艱難，自然不免加多累贅，好容易轉過一個山脚，忽然嘩的一聲，一件東西向勝字旗掠去，這寶貴的旗幟，也有靈氣感召，光華一閃，未損毫髮，小姑娘眼快，飛衝到最前行，讓郭全勝退後，就在這時，山角有人呼道，山上有許真人法駕在此，山東小兒還敢揚旗前進？小姑娘一聽許真人三字，知道是許呼雷爲了擒護他的徒弟，前來尋釁，不再怒道，俺正要尋這老雜毛，他竟來了，那人聽小姑娘出言不遜，便來相鬥，早被劉鐵玉一抖連環拖金鎖纏過眼頭，忽然山脚下

一陣鼻笑，許呼雷金冠道服，帶着十個徒弟出現，原來許呼雷共有十二個徒弟，除大徒弟二徒弟被小姑娘劉鐵玉擒來，還有十個，雖不能說是通天蓋地的本領，但他都有相當功夫，內中獨有第五弟子萬耕龍本領最高，除了氣體功夫出人頭地以外，並且每日在山中同師傅驅虎訓豹，管理着成羣的野獸和玩羊一般，許呼雷睨視着小姑娘鼻笑一陣說道，爲師的山居寂靜，不與人爭，你們這幫無知之徒，竟敢大胆窺山，據來我的徒弟，你們若曉得天高地厚，快快將我徒弟送出，跪在爲師近前叩頭賠罪，爲師也不和你們這幫小人一般見識，小姑娘那裏耐聽得下去，纔要動手，劉鐵玉飛身躍到前面說道，小姑娘，強賓不壓主，這老妖怪讓給我收拾，許呼雷的第五弟子萬耕龍擺劍接住喝道，無知老匹夫焉用我師傅拿你，話不投機兩下惡鬥起來，劉鐵玉恨不能抖倒這後生再取許呼雷，好在小姑娘前面爭些面子，萬耕龍也是從來不服人，抖起全身本領，想齊即刻取勝，鎖光劍影攪得難解難分，冷風嗖嗖，寒光閃閃，令人逼視不得，攪了幾合竟然未分出高低，小姑娘，杜爺看了，也不禁驚訝，暗想他這十來個徒弟若是人人如此，豈不也是棘手，正驚愕間，只見劉鐵玉的拖金鎖鐐若遊龍，從半空中打一過轉，嘩啦一響，看有十幾個金環繞上身來，萬耕龍招架躲閃都來不及，幸而許呼雷劍光一閃，撥出個孔隙，萬耕龍使個乳燕離巢鑽出危險圈，兀自心驚肉跳，劉鐵玉見許呼雷救了他徒弟，也不答話，接着便鬥，許呼雷當着諸弟子近前更顯化自己的本領，讓徒弟們悅

服，上手便展門塞上獨擅的天乙玄門劍法，有時人劍並隱，有時三清並現，神出鬼沒，令人難防，劉爺的拖金鎖雖然利害，但要想在撥雲劍下討點便宜萬萬不能，酣鬥多時，劉鐵玉雖然還未顯出破綻，可是漸漸減却了進取之功，這在外行人是看不出甚麼？小姑娘早聽得明白，恐怕時間長了劉爺不利，揮劍接上說道，伯伯還是將這爺雜毛交給我罷，萬耕龍見小姑娘上來和師傅交戰，又復擺開身再與劉鐵玉拚鬥，許呼雷自恃劍法精奧，道術高深，沒把小姑娘看到眼裏，冷笑說道，像你這遍身乳臭的孩子，也直得老師教訓你？太笑話了，小姑娘暗氣他們師徒都是這般狂妄瞎眼的東西，今天須給他個教訓，讓他知道山東寶家營的利害，對他這狂言並不答覆，星紋劍早到許呼雷的近前，許呼雷起先沒放到眼裏，及至比了兩招，纔知道來者不善，可是他還這樣幻想着，總於你的劍法再高明，想脫出許老師的手掌，萬萬不能，鬥了幾合許呼雷覺小姑娘的劍法越來越高明，輕敵的念頭隨着幻滅，求勝的心情突然緊張，將天乙玄門劍法絕戶路子盡量發揮出來，他這龍飛豹變的姿態，有如捉風的山鬼，踏浪的波神，直使傍觀的人眼花撩亂，在他覺得對方無論是甚麼人物也能制服，誰想他拚着全幅精力，忙亂一陣，不但未傷及小姑娘毫髮，並且自己忙的越緊，小姑娘的動作越發得從容，正門中間，鏗然一聲，迸起數層雲光，若非撥雲劍也是純陽之寶，準被削為兩段，許呼雷不覺慌神，方要看寶劍有無傷損，倏地白光一閃前前亂髮披落下來，腦門那道束髮金箍不知怎的斷

了，許呼雷驚的三魂出竅，哇呀一聲飛臨高崗，取出一件法寶，好像一枝帶桿的金蓮花，迎風一晃，一股白氣射出，快如電光石火，風驟雨急，山鳴谷應，銀河倒洩，雪浪飛空，向對方襲來，使人眼目難爭，氣息閉塞，許呼雷方在得意怪叫，眼前白光一閃，金蓮棍忽被削為兩斷，霎時雲收霧散，風停雨息，這件寶貝名為避花急射雨，師傅傳給作為蛟嶺峯鎮山之寶，這次偶遇強敵，指望拿他敗中取勝，却被小姑娘一劍揮斷，許呼雷一急，長嘯一聲，忽有千百隻虎豹豺狼，張牙舞爪衝出，接着十個徒弟合力殺上，衝的四十名馬兵四散奔逃，雙方混戰起來，杜爺守住擒獲兩個徒弟，柳芳父子也加入併力廝殺，小姑娘雖然武藝高強，也不能前後左右一齊照顧，只覺許呼雷拚鬥，可是這時許呼雷並不戀戰，只和小姑捉迷藏，正在紛亂之際，忽聽刺斜方有人喝了一聲擊者，那些野獸忽又返奔回來，聲靈處閃出一位鶴髮童顏，隆準高聳的老人，小姑娘誤認是許呼雷的黨羽，纔要揮劍取他，劉鐵玉大聲呼道，鎮國老禪師到了，小姑娘馴獅伏虎，許呼雷甘敗下風，哈得明正法海國城，小玲瓏悟道，杜小明聯姻，熱鬧節目俟下同演出。

第二十三回 延上賓復啟中離門 馴猛獸揚威四平坡

寶小姑娘破壞了許呼雷的法寶，許呼雷放出野獸，衆弟子一齊襲來，兩下攙的紛亂，小姑娘正

想單捉許呼雷，忽然發現一位鶴髮童顏，隆准高聳的老人，誤認是許呼雷的黨羽，揮劍衝來，後面劉鐵玉却喊出一句鎮國禪師到了，普通人衝鋒對壘的時候，聽說來了幫手，一定是歡欣鼓舞，惟獨小姑娘聽說來了鎮國禪師使自已太難爲情，因爲自己受着郭大人的重託，和老禪師的期待，責任何等重大，如今中途去失元兇，不但無法交待，實覺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，三江之浪無以滌此羞，總然打敗一百個許呼雷，也遮不得這番羞恥，她這時最怕見的是鎮國禪師，他這老人偏偏在這時趕到，直使小姑娘無地自容，若要躲避不見，已經打了照面，如何還能來得及，只窘得她面紅耳赤，頭都拾不起來，這時劉鐵玉，武鎮北都跑來給老禪師行禮，在這煞那之間，許呼雷這一幫連人帶獸散的淨光，再尋他決鬥已是雲深不知處了，小姑娘方在無可自處的當兒，鎮國禪師向她施禮說道，這位敢就是贛小姑娘，老朽迎接來遲，還望恕罪，同來的那位杜爺在那裏，老禪師這一問訊，贛小姑娘更覺難堪，只得勉強向前行禮，杜爺轉過來向老禪師致敬，將夜來丟失元兇之事報告了禪師，並亲自引咎，小姑娘也道弟子罪該萬死，實覺無顏見老禪師，還望老禪師寬假弟子兩三日，必將元兇生致向來，我等再聽候老禪師發落，小姑娘一行引咎，慚愧的不敢抬頭，劉鐵玉知她好勝心切，急向老禪師分辯道，若論責任應該負在弟子身上，遂將夜來小姑娘的星紋寶劍無故自鳴，本要警戒，自己力說來到此地等如已經到家，保險絕無事故發生，不料竟出債事，這個錯誤豈非完

全在我身上，他們正在互相爭着引咎，鎮國禪師哈哈笑道，我這筆帳難道都被你們算去了，在此地發生事故遺下係全是老朽的，你們誰都爭不了去，小姑娘同杜爺遠道來此，一路勞頓，只有大功，並無小過，老朽十天以前就天天望着勝字旗影，巴不得立時就到，現在好容易盼得你們來，心中甚爲喜悅，荒山並不遠，就請小姑娘同杜爺山上盤桓幾日，這件小事我已經早有辦法，就教車輛馬匹按站緩行，咱們幾個暫回山去，老禪師向劉鐵玉吩咐着，小姑娘益加窘急說道，請老禪師法駕先回一步，弟子隨後便到寶山叩禱，鎮國禪師同劉鐵玉都參透她的意思，無論怎樣是不答應，並說不怕山中走上一躉，立刻再回來都可以，老禪師這般誠懇，杜爺看的甚不過意，遂勸着小姑娘答應了，當時查點人數，不見了柳芳父子，大家又驚訝起來，由這一變，鎮國禪師纔知道擒來許呼雷兩個徒弟，老禪師笑道，費這些事幹甚麼，快快把他放了，我自的道理，分明許呼雷的大弟子生鐵蛋够教人討厭，可是老禪師主張放他，小姑娘同劉鐵玉也不好阻攔，生鐵蛋葛球被釋之後，裂着大嘴笑道，看你們這幫豆楚子不敢奈何老師麼？說罷就地一滾就不見了，劉鐵玉憤憤的說道，這野怪教訓的太輕了，老禪師搖頭道，無理智的東西我們豈屑與較，遂吩咐武鎮北押着車馬緩緩前進，他同小姑娘，杜爺，劉鐵玉，立刻回到鳳凰山，一座蒼翠欲滴的萬松岩，這時化作重重疊疊一片琉璃世界，老禪師頭前跨過石磴虹橋，雖然全部景色都被大雪遮蓋，鍾靈毓秀之氣隱約可見，由虹橋過

去往東拐就是東偏門，衝着東跨院，松篁軒的極東南角就是紫薇閣，另有一條甬道通着後禪房，這便上次劉鐵玉武鎮北來山住的所在，由虹橋北去便是萬緣坊，過去萬緣坊便是中離門玄明殿，左倚望月亭，右臨聽濤閣，玄明殿後就是談玄論道的滌塵廬，中離門內是另一院落，不與東院相通，普通客人往還，同道相訪，只走東偏門，這座中離門除了最不平凡的仙侶高人，或是本門師長降臨，輕易不開，因此「門雖設而常關」，往往終年不見一啓，這次老禪師爲迎小姑娘上山，預先開放中離門以示鄭重，劉鐵玉往常住在山上不知多少次，若干年來未僅見開過一兩次，這次小姑娘來到，受到最優寵的接待，也自驚喜，暗自告訴了杜爺，杜爺便與小姑娘敬謹謙遜，不敢當老禪師隆禮招待，鎮國禪師那裏肯依，一直越過玄明殿，讓至滌塵廬，這滌塵廬佈置雅潔，又致後禪房不同，院了彝鼎圖書，古劍瑤琴而外，其餘多是人世罕見的山海奇珍，滿目琳琅，一塵不染使人至此有飄洒出塵之想，雖在嚴冬季節，這滌塵廬却是異香馥郁，煙雲變態，恰似三春氣候，端的是一座洞天福地，賓主甫經坐定，小姑娘便要向鎮國禪師參拜，老禪師極力挽住說道，小姑娘光降，已使寒山生色，焉敢再有僭越，小姑娘說道弟子是晚生後輩，禮當參謁，這次元凶失蹤，負咎重大，反蒙老禪師如此優寵，豈不使弟子魂死，杜爺也是如此說法，老禪師搖頭道，這段事情且不必提，沒有老朽，也萬不會出這差頭，亂子既是由我惹得，我這裏也必定有個切實辦法，不但這兩個

元凶要犯讓他好好送出，還須讓他接牽小姑娘向勝字旗謝罪，慙當鎮國禪師爲何發出這些言語，原來過去幾年以前，他和許呼雷時常往還，雖然性情清濁各有不同，只以許呼雷也是修道的高人，老禪師抱定以道相尚，「爾焉能挽我哉」的宏闊襟懷和他交往，十幾年前哈得明便是他的弟子，哈得明天生沒有山林耐性，羽翼未能全豐便逃跑了，許呼雷怕被同道恥笑，也未聲張，無形中算是沒有這個徒弟，這件事情除了鎮國禪師，外人知道的很少，若是哈得明逃走之後，老老實實作個良民，也就沒有甚麼問題發生，無奈他天生兇殘，爲非作歹不算，終於做出海國城那件彌天大案，鎮國禪師既與周宗易統領認識，又知周統領是個忠貞不阿，愛民衛國的良將，慘遭此禍，深爲痛惜，忽然想起這個元凶要犯是曾受業於許呼雷門下，於是懷着一肚子氣憤到龍尾山蛟螭峯去找許呼雷，他們是時相過從的朋友，本來無話不談，這次見面，鎮國禪師態度很是沉鬱，開頭便向許呼雷說道，老許你知道海國城發生了天塌地陷的亂子麼？許呼雷以滑稽口吻說道，海國城天塌地陷，與我道蛟螭峯沒有甚麼關係，就是這一轆轤陷下一兩千尺，我道蛟螭峯還是高高在上呢，如果鎮國禪師問的沒有這麼突兀，許呼雷答的沒有這麼閃爍，也就沒有後來這些枝節，只以他們彼此廝熟，說話隨便，沒有甚麼思索，所以許呼雷衝口而出，作此回答，若在平时說這麼兩句話也不要緊，可是這時鎮國禪師心中正在悲憤的時候，一聽許呼雷如此回答，便不高興，很沉重的聲音說道，

老許你不能說的這麼乾淨，這一韞縕怕是不陷，一陷陷下幾萬尺，怕你這蛟螭拳的虎豹豺狼，也都成了魚鱉蝦蟹的乾糧，哈得明是不是你的徒弟？我們修道之人講的是體道弘仁，非其人不得，非其道不履，一徒叛道，三宗無光，像你這徒弟造此彌天大孽，又不懂是叛道毀宗，實屬天人不容，我本個愛人重道精神來告訴你，你不要漫不經心，覺得這事無關緊要，許呼雷若是多少認點錯兒，答與自行懲戒這個孽徒也就無事，偏他又是性情剛複，自是其是，不願接受外來批評，所以鎮國禪師對他的忠告，不但不接受，反覺得這是侮辱，也沉下臉來說道，老禪師，你不要拿着商尊年長來壓迫同道，俺許呼雷不才也修持到氣合三清，神通無累，豈反連好歹不知，我幾時有這麼個徒弟？我的徒弟都在山上好好的沒有動，漫說瀛國城天塌地陷，就是白山黑水關東全境都陷了我也管不着，你鎮國禪師既說這件事是我的徒弟幹的，必定有甚麼憑據拿出來，若只憑空信口亂說，那我也會說是你的徒弟幹的，老禪師您以為何如呢？鎮國禪師萬沒想到許呼雷會講出這樣的言語，當時雖然氣憤不過，可是他這師徒關係的憑據，一時却是無法覓取，他既硬着嘴皮不認帳，自己當然不能再深說了，只得勉強忍住氣憤說道，既然不是令徒，我算多說話，辭了許呼雷回山，就有東邊將軍衙門相煩幫忙，生致元凶哈得明，恰巧又是武鎮北的仇人，所以當着劉鐵玉武鎮北赴山東的時候，鎮國禪師會說這個要犯不但將軍衙門要生致回來，連老朽也是想藉必須把他生致，說這話的原

因，就是因爲與許呼雷有這一次爭執，不過當時未說出來罷了，劉鐵玉武鎮北，只知老禪師是受着將軍請託幫同生致要犯，却不知老禪師也正想把這元凶生生弄回，向許呼雷打個折證，也好叫他口服心服，直到今日鎮國禪師纔當着小姑娘杜爺近前，述說了這段經過，並且還想要許呼雷接奉小姑娘向勝字旗低頭纔算了事，劉鐵玉聽了暗自歡喜，覺得必須有這樣的結果，與自己纔有面子，不然自己當着小姑娘在高麗營說的那些大話豈不被人齒冷，小姑娘的心情却與他恰是相反，她想這要犯明明在自己手內走脫，若是憑着鎮國禪師的面子要回，雖然事情是一樣交待，但是顯得道勝字旗太成廢物了，當時臉漲紅暈說道，許呼雷既是不通情理之人，老禪師就勿須費這番心，反正弟子早晚定將兩個元凶交出就是了，鎮國禪師知道小姑娘的用意所在，笑着解釋道，我這辦法並不算爲你們分憂，正是爲向許呼雷略盡朋友之道，我很知道我不出面你們也一定能將他弄回，可是這樣辦法就不知要傷害多少生靈，他也是用功苦修了多年，兩下惡鬥起來傷了他也不無可惜，我既與他認識一場，不忍看他執迷到底，必須盡我的最後忠告，方始心安，他若聽從良言，好好交出元凶，低頭認錯，省却諸多麻煩，在他那方面也省得一誤到底，在我們也不能算失體面，所以我必須走這一蹉方始心安，鎮國禪師說的這般婉切，小姑娘對這辦法雖然不願意，却也礙面難持反對，只有微笑不語，鎮國禪師知道小姑娘雖然不好意思明白反對，心中並不愜意，也只好假裝糊塗，認爲小姑娘

是答應了，不再談這事情，召過四名弟子以師長禮參見小姑娘及杜爺，他那最小的徒弟姚格孫，也比小姑娘大着一二十歲，如此恭敬，使小姑娘着實不安，遂向老禪師解說道，弟子年紀太輕，焉敢如此放肆，若論年齡都當得起我的伯叔行，萬萬使不得，鎮國禪師笑道，「聞道有先後，庶業有專攻」，他們是師道業，並非師年齡，小姑娘只管推辭，禪師的大弟子公孫克明已經領着三個師弟行下參拜大禮，小姑娘同杜爺只好敬謹答禮，武鎮北向劉鐵玉嗷嗷嘴，劉鐵玉哈哈笑道，俺哥兒倆這叔伯行冒充的日子也不少了，今日當着老禪師面前俺們也給小姑娘磕一個，把這行輩改正過來罷，說着真果立身來，小姑娘發急道，劉伯伯您也和孩兒開玩笑，您和杜叔叔遇合在先，我們已經相處數月，這時您也好意思再耍孩兒，劉鐵玉望着老禪師笑道，俺們也是老禪師的晚生弟子輩，師弟們都可以「師道」，俺們哥兒倆就不够格麼？劉鐵玉這樣表示，小姑娘臉都急紅了，杜爺也在旁說道，劉兄不再取笑罷，她確實是經不起了，鎮國禪師也看劉鐵玉花白的鬚鬚，小姑娘又那樣着急，遂笑道，你們過去怎樣排班論輩，我怎麼管得？劉武兩人這纔坐下，大家笑了一陣，鎮國禪師歡喜得眉開眼笑，向衆說道，幾年以來我未有一次這麼高興，這幾個月來使我太興奮了，尤其在這短短的期間，高人頻繁蒞止，兩啓中離門，洵使塞山增輝不少，三月以前東海瓊遙島杜蘊仙來到，啓過一次，今日寶小姑娘光降又得開啓，益使塞山生色，先師有諭，這中離門不得輕啓，除了同道

師長仙侶駕臨還可偶然一啓外，其餘就須有仁入聖城，義干雲表的希世豪傑來到，還可以開此門迎接，普通凡俗，經由此門接待，不但於本山不吉，並且也折損他人的福緣，所以這座中離門已有十來年未曾開啓，往常我的意念中，只盼着寶大俠勝來仁兄一朝蒞此，也好一啓此門，所以劉武兩賢契赴山東的時候，特致書信，以表慕忱，那知前月接到兩賢契來信，說寶大俠已經走了，勝字旗乃是小姑娘取得，小姑娘聽老禪師提到爸爸的名字，不由眼圈一紅，老禪師也嘆一口氣繼續說道，老朽正怕終老朽之世此門不得開啓了，那知事情就有這麼湊巧，三月以前便有杜蘊仙蒞臨，這時又有寶小姑娘光降，中離門又得一啓，一則小姑娘的根基及得仙侶上人，再則我多年盼望的寶大俠雖未親身蒞止，小姑娘來到，也和他本人光降相差無幾，中離門更應該開啓，鎮國禪師說了這段前後因果，小姑娘同杜爺聽了不勝驚嘆，對老禪師的厚意隆情更加感激，老禪師又繼續說道，我所以必須請小姑娘同杜爺來山一敘，還不只是這點關係，尙有更重要的事情商談，當時杜仙子來到，僅住兩日便走了，過了七天，又派她的弟子柳霞姑持着書信來到寒山，說到這裏，含着微笑的目光注視着杜爺，杜爺赧然低下頭去，老禪師笑道，老朽應該先給杜爺道喜，原來杜爺驚膠再續，得尙仙人弟子，益復可喜可賀，杜爺紅着臉插言道，弟子並無這件事情，老禪師想是誤會了，鎮國禪師笑道，杜仙子親附定禮書信，又有柳霞姑親自說明，那有半點訛誤，老朽爲早報杜爺的喜音，備了一

點薄禮附函寄在榆柳屯柳員外那裏，準備杜爺一到遼東，率先早上，想杜爺已經接見了，老禪師說了這些，杜爺不知如何答覆是好，只得嚙嚙答道，老禪師的諱札厚賦是在榆柳屯看見了，只是這件事情弟子莫明其妙，怎敢冒然接受，鎮國禪師道，仙緣已結，總是不能違拗，杜爺您就不必固執了，劉鐵玉道，還有一件事情，據柳芳員外說，他有一個胞妹名叫柳依依，自幼失蹤已有三十多年，覺得她已死去無疑，可是前些年柳員外喪母，安葬的時候，於輕風微雨中來了一個裹經女子哭臨其墓，霎時女子不見，一團煙雲瑞靄，化出霞姑兩字，經時不散，家人好生奇怪，當時柳員外家下，也嚷着這位失蹤的柳小姐成仙，那不過瞎胡猜測，沒有半點真實確據，今見老禪師致杜爺的信，起首便是杜蘊仙特遣愛徒霞姑柳依依云云，依依兩字乃是柳員外胞妹的名字，霞姑兩字又是葬母時發現的異徵，所以柳員外看到禪師的信，又疑到他的弱妹尚在人間，所以特意跟來，要想向老禪師領領教，這位柳霞姑是不是他那失蹤妹妹，並且他來的很高興，連我那小徒弟柳臻也領來了，但又不幸的很，在高麗營東和許呼雷攪了一場，他父子兩個都不見了，想是被許呼雷弄去，若是稍有差錯，我真對不起他們，老禪師笑道，那沒有關係，只要我走一蹉，一切事情都解決了，至於柳霞姑，那確是柳員外的胞妹不錯，不過她兄弟兩個塵緣很淺，見面兩有不利，不然的話，杜爺的答覆她可以親送給哥哥，也無須由我這裏轉送了，衆人聽了不禁又嘆嘆一番，老禪師又道，杜上仙還

有贈小姑娘的一件禮品，並且這件禮品很奇特，不是小姑娘這樣根基也受不起此禮，換上個別人她也不贈，遂分付弟子向玄明殿取來，鎮國禪師先把這件禮品說的有聲有色，衆人聽了，都覺不知是甚麼樣的仙山奇珍，爭想開開眼界，及至禮品攜到，乃是一個烏金小匣，上刻幾個活潑錢，堅固精緻無比，活口處粘着一道靈符，另外加一把金鎖，杜仙並囑必須小姑娘到此親自揭取，他人不可亂動，小姑娘也覺裏面盛的不知甚麼希奇珍寶，心想你這杜仙未免多事，自己從小在寶夫人近前長成，甚麼樣的珍玩寶器都玩够了，那裏還希罕這些東西，她一行想着將匣兒啓開一看，不由一怔。原來不是甚麼奇珍寶物，乃是一隻杏黃鵪黑交雜花紋的小貓。當小姑娘啓開匣兒的時候，這隻小動物翻翻眼皮，却是作怪的很，兩道目光和星掃一般射出，炯炯逼人，霎時又很含煞，樣子很是馴順，小姑娘暗喜這隻小貓到很好玩，畢竟她們有道之人還不太俗，若是送些金珠寶玉等等的俗玩靈物纔無用呢？她笑向鎮國禪師謝一謝，衆人看是一隻小貓，以爲這是杜仙體貼小女子心理因人而施，並不以爲奇，先前的好奇觀念完全幻滅，鎮國禪師哈哈大笑，物各有主，小姑娘真能當得起空靈最之主，益復可敬了，小姑娘你可曾識得此靈物？小姑娘笑道，看似一隻貓兒，鎮國禪師搖頭道，非也，若僅是一隻貓兒，杜蘊仙也不至這樣鄭重送與你小姑娘，不要把牠當作匹類凡疇一般看待，牠是宇宙間罕有的靈物，幾千百年不一發現，老朽不是託賴小姑娘的福慧，也絕無由贈此靈

異，鎮國禪師忽然又把這隻小貓說的這麼奇特，衆人又覺很是奇怪，但聽這是甚麼物件，老禪師很肅穆的姿態，鄭重說道，據杜上仙說，此物產自太西，乘天地靈異而生，幾千百年不一現，漢武帝時，僧釋西遊佛國，述及泰西天產靈物，動使百獸震恐，邪魔遠避，形似小狸奴，氣參陰陽造化，人莫能測，武帝朝夕思念睹此靈物，後來西國進到一個靈物，名曰猛獸，使臣呈上，武帝看去，乃是一隻小小狸奴，武帝笑道，此物中國家家畜養，何勞遠方進送，使臣對說，中國所養貓兒，僅足驅鼠，此猛獸置之山林，虎豹震恐，投之幽暗妖魔不現，中國畜養之貓，又安能比其靈異，武帝不信，置之御園試驗，果然虎豹潛伏，後十餘載，猛獸遺去，迄今一千六百年，中國未有靈物蹤跡，去年杜上仙西遊辛冥太虛之野，遇此靈物，特意攜來，今知小姑娘到東北有事，東北山脈綿亘，逸材猛獸恆常出沒，故此贈送小姑娘震懾百獸，惟此物須道行德性兼備之人方可馴使，否則大大的不利，所以這個匣兒加着祕鎖靈符，必待小姑娘親自開啓，就是爲的這種原因，當時老朽也覺有點懷疑，正趕上那時聽濤閣外時常發現三五成羣的野熊，有時跳進牆來到處亂嗅，似是飢餓覓食的樣子，西山坡一帶居民採樵都不敢出來，杜仙將這靈物攜到聽濤閣，午夜長鳴一聲，這山上再也找不到一隻野獸了，連我畜養着幾隻不畏野獸的狗也都伏處屋中不敢出來吃食，我纔知道天地生物不測，宇宙間真有此異乘奇質不可思議的東西，惟據杜上仙說，這靈物的名字叫益靈

最，猛獸二字許是漢時的一個譯音也未可知，試想這樣靈物，錯非如小姑娘其人，孰能當得起他的主人鎮國禪師將空靈最的來歷述說一遍，大家都覺得駭然，小姑娘對這小動物自然更加重視，惟獨杜月華這個名字只聽得師傅講過，並未與她會過面，爲何贈與自己這個靈物，又是不可解的事情，因爲主客相投，日以繼夜，談了個透淋漓，人人都很興奮，惟獨杜爺心中有個難作的題目，就是小玲瓏這件婚姻，竟然鬧到鎮國禪師這裏，答應罷，不是本心的意思，不答應罷，套着這麼多的關係，也礙難當面辭却，只好忍在心裏，不做主張，待事情完了一走了事，到了次日，鎮國禪師將杜爺小姑娘留在山上，自己單獨駕光到了蛟螭峯，雖然還是遍山雪封，但峯頭亂石從雪堆中透出形狀不同的鬼怪面孔，愈顯得崢嶸奇突，這位蛟螭峯常來常往的上客，雖然近來經久未到，門下弟子都還認識，立時有人到蛟螭宮養性齋，報告了許呼雷，平時老禪師來到，許呼雷都是倒履相接，十分歡喜，這時報說鎮國禪師來到，却使他垂低了沉鬱面孔，犯了很長時間的思索，既不能辭謝不見，只好懶洋洋的迎了出來，還是老禪師遙遠的打個問訊，哈哈笑道，老朽又來打攪你的清神了，老禪師的態度還和已往平常沒有絲毫兩樣，許呼雷顏色變的和靄了，暗想他這老人也未必準是爲高麗營那件事情前來，自己先懷疑人家這是不對，還是照常接待，看他說些甚麼？再作應付的道理，於是恭恭敬敬的迎上前去，敬禮說道，仙駕久未光降，不知甚風兒將尊者老禪師吹到，荒山枯木亂石

也覺光彩，老禪師哈哈大笑道，幾日不見，你也會這麼客氣，似乎有點見外了，兩人說着，到了養性齋，許呼雷讓着老禪師上坐，自己在下首相陪，鎮國禪師指望許呼雷先露一點跡象，然後好下說詞，但是談了多時，他對高麗營的事情，却是半個字不露，有時鎮國禪師把話語引逗他，他只是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文不對題，胡亂答覆，老禪師實在耐不得，只得直說道，老朽今日到此，是向許道友請求一件事情，不知可容我這點薄體面說出，許呼雷故作無事答道，尊者賜教，那有不敬謹聽從的道理，鎮國禪師見許呼雷對答和悅循禮，以為他也許是自知理虧，將人情送到自己身上事，便將已往的事情解釋一番，並這次高麗營元凶失蹤的事情直說出來，附帶加了一些利害之間的語詞，指望許呼雷順風轉舵，懸崖勒馬，在不傷感情之下，將這件大事圓滿辦好，那知許呼雷根本不承認有這件事情，並說鎮國禪師這樣無故的放矢是來壓迫他，鎮國禪師見他這般狡賴，深為不悅，向許呼雷冷笑說道，許道友，你不要錯認我的來意是幫他人的忙，老實說我這次來的目的，是看在同道分上保持你的體面，你若一錯到底，你就須先自估量估量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和小姑娘為敵，如果不能的話，就不如趁着這時情面尚未全部抓破，有老朽在內圓場，留得他年見面餘地，豈不兩全其美，至於高麗營那件事情，當着別人你還可以不認帳，咱們兩人是彼此相知的老朋友，你還能賴得過麼？老實一點說，遼東邊外除了你我以外，誰也不配做這麼大的事，鎮國禪師講說利害，

提起小姑娘，真也使許呼雷有點含糊，因為他已經領教過了，並且那件鎮峯之寶蓮花急射雨，被她割斷，現在想起猶有餘悸，想到這些利害地方，不能不使他加以躊躇，鎮國禪師看他犯着思索，又進一步說，你不要惦念着這其間還與你有甚麼難堪的地方，只要把元凶交代給我，就算不與你事，你向寶小姑娘作個主客的答禮，向勝字旗致敬就算無事，再說寶小姑娘也非別人，正是我與你常常提起的那位寶大俠的女兒，她年紀雖小，肝膽俠義不減乃父之風，絕不會仗着藝高驕人，我們地主之誼盡到五分，她的賓禮一定能够答到十分，這桿勝字旗遠道而來，也是爲的公衆的事情，我們看到寶大俠分上，也不能無點招應，你仔細想想，許呼雷對鎮國禪師講的這些話本是極不耐煩，當場決裂又非小姑娘敵手，他沉吟半晌，支吾說道，老禪師說的話我都聽從，只是人不在此山，待取回來時送與老禪師，要我迎奉勝字旗敬禮也並不難，寶小姑娘也當到蛟螭峯看看我這萬獸園，鎮國禪師是忠厚長者，見他勉勵答應，已覺千妥萬當，略談幾句便回到萬松岩，這裏許呼雷應付走了鎮國禪師，却是另打主義，他覺得就這麼把兩個元凶交出，不但要向勝字旗低頭，並且也證明了哈得明是自己的徒弟，永遠被鎮國禪師尋着自己短處？反正這次劫來他兩個，並不是爲的師徒情分，主要目的就是爲的向那老匹夫混亂哈得明這筆師徒帳，鬧到現在，再這樣活盤托出，那當初未免太多事了，到不如今晚把哈得明，莫赫，喂了黃獅花豹子，只要人弄不了去，別的條件任甚

麼都可答應，這樣辦法一者免被邱老頭子拿着自己的把柄，再則兩個要犯連尸骨都化在野獸肚裏，看他們怎樣交待？她這勝字旗即便再威風些，也教他倒捲回去，事情完了，天大也不過帶着幾個得力徒弟一走，他們就把這座蛟螭峯弄成齏粉，也填不了他們的缺陷，也教那小丫頭子曉得老師的手段，他打定這種狠毒主意，當時在蛟螭宮正殿擊動雲牌，聚集衆弟子，宣佈法令，今晚三更時分，在萬獸園四平坡舉行血祭禮，大家須要小心謹慎，分派已畢，各自準備去了，你當他們這血禮是甚麼？就是拿人肉喂野獸，山上的人如果犯了大過，也不用殺割，把他驅到萬獸園，放出最猛烈的野獸，生搏活噬，至爲悽慘，並且每隔三年舉行一次血祭，沒有活人的時候，便製造幾個草紙人，內貯豬羊，野獸搏噬的時候，一樣弄的血肉狼藉，使人驚心動魄，血祭的地點是在萬獸園四平坡，這地方廣闊十餘畝，四面都是高出數丈的巖石峭壁，東面開一甬道，通着萬獸園的虎豹柵，從上空望去恰似一個方形的石井，這凶險殘忍的地方，輕易沒有人到，虎豹柵的小便門也輕易不開，許呼雷的大弟子生鐵蛋葛球，長像怪，性情更怪，別的玩藝他看了還不大感覺興趣，惟獨野獸噬人這事情他覺得十分有趣，所以每次弄這些殘忍把戲，都是由他導演，他領到師傅的法令，把四平坡的場子預先收拾好了，放過幾隻野熊花豹子，自己訓練一番，說也奇怪，他這古怪樣子，天生合着野獸的緣，虎豹豺狼由他一調理就很聽驅使，這天佈置好了，蛟螭宮內外把守的水洩不通，任是祖

師爺駕到也不接見，時間是冬月下旬的晚上，北風怒號，冷氣襲人，山壩人家都在圍爐添炭，閒話滄桑，這深山窮谷的一角，却在排演着一齣不可思議的滑稽慘劇，時交二鼓以後，四平坡的中央平臺上燃起十幾株火鞭，許呼雷率領十來個弟子，披髮仗劍行一會法，每人持着兵刃，按着八卦方位舞踏一番，由慘淡的火光中望去，分明是天魔亂舞，鬼母夜戲，許呼雷行完了法，吩咐把哈得明莫赫帶上，哈得明雖然跟許呼雷待了一兩年，對血祭的慘劇，未經目睹，還不知是怎樣擺佈法，不過看這陰森森的樣子，知道凶多吉少，他這熊心豹膽，本來不知怎樣是畏懼，不知怎的到了這種場合勇氣全消，不由得骨軟筋酥，渾身亂抖，哈得明戰戰兢兢朝着平臺跪下，苦苦哀告道，師傅，弟子不肖，辱沒師門，本該萬死，還望師傅大大慈悲，看在師徒弟分上饒恕殘生，弟子情願永遠報效師門，許呼雷哈哈笑道，哈得明，你這無用的奴才，還有顏面叫我師傅？我這裏那有你這樣不爭氣的弟子，你空能作孽，沒有作孽的本領，已經遠涉海南，不在東北天地，還能再教人擒送回來，連累我在邱老兒手裏栽跟頭，你的一條狗命是小，爲師我豈能陪你常常丟人，今天把你歸到獸腑，一則免得你到官家手裏現眼，再則我也免得被人恥笑，你就認了罷，哈得明到了這時纔知要將他喂野獸，心中更加怕害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哀告不靈，脫逃無方，只有出上這塊肉，任憑狼餐也好，豹噬也好，死是人所共厭的事情，尤其這種特別的死法，更使他萬分難受，同是一個生

命，但這時如果有人一刀將他的頭顱斫下，讓他快快的死去，這個人就是恩德如山，人落到惡劣環境，休說求生困難，就是求死亦何嘗容易，哈得明正窘到十萬火急的時候，忽然從虎豹柵的通道小門又湧進十幾株火把，一聲胡嘯吹過之後，接着唏哩嘩啦，一派馬又聲音，許呼雷的大弟子葛球，領着十幾名身着紅衣，頭戴綠錦，手執鋼叉的彪形大漢進來，葛球也是同一打伴，不過由那些大漢比較得似乎是更扁圓了些，這些大漢都是平日飼虎喂豹的火工，他們經常用着半剛半柔的手段，管理着這些野性難馴的畜生，這場子裏增添了如此幾個角色，也就像惡鬼羣中加了一幫夜叉，格外顯得猙獰可怖，那生鐵蛋葛球像一個接觸盤似的，在場子裏滾來滾去，指東劃西，忙個不休，看樣子這是他最得意的拿手好戲，停了一個時間，平臺上鈴鈴的響了一陣報時的信號，一勾冷月湧上蛟螭峯頭，火光月色映照的陵谷暗淡昏黃，巖石樹木，高低起伏，如同蹲伏着無量數的鬼物，任你一身是胆，也便意氣凋喪，這時東甬道忽然一聲長嘯，震得山脈谷應，竄進十幾隻虎豹，葛球舉着馬叉嘩啦响了幾下，這些虎豹發着呼呼的威聲前腿伏下，他這馬叉又嘩啦一响，這羣野物怒吼一聲，由東向西馳去，西盡頭排立幾個草木製的人型，被這羣野獸立時撕裂了，內腔的奶豬羔羊，已被嚼的血肉狼藉，哈得明早已骨酥肉麻，莫赫連氣息都沒了，葛球吩咐幾個彪形大漢將哈得明，莫赫提到中央平臺前廣場，丟在地下，若在平日這些大漢必不够哈得明收拾的，

這時他却像隻死豬一樣，兀自掙扎不得，葛球跑到西邊，發出一聲怪呼號，驅着那羣虎豹返奔而來，一個個張牙舞爪，嘴裏發着吼聲，撲向哈得明莫赫近前，哈得明只覺眼前一黑，昏暈中喊出一聲師傅饒命，再就冥然不覺了。就在師傅兩字剛喊出口來的時候，平臺前面閃了幾道白光，許呼雷在平臺上高喊了聲有人……，一聲未盡，臺上火把霍地息滅，那羣虎豹咆哮嘩號，已在臺前亂搏起來，場子裏更加昏暗慘淡，正在羣獸亂搏亂噬的時候，平臺前轟然爆發出一聲巨響，震得野獸驚駭狂奔，許呼雷從野獸堆中滾了出來嚷道，這怎麼了，不是爲師的呼雷法，險些把爲師嚼爛了，快快查點，有甚麼差錯，葛球張羅重又燃灼幾個火把，衆弟子被這一驚也都失了方位，再看平臺前也沒有噬餘的骨血，也沒有撕爛的衣服，可是哈得明莫赫全不見了，許呼雷只得暗暗叫苦，這場血祭沒有弄好，只得中道散場，生鐵蛋葛球又把這羣虎驅回關在柵裏，許呼雷吩咐事完之後衆弟子齊集養性齋會話，他吩咐完畢，先回養性齋去，這養性齋本的養性入定的禪室，可是現在許呼雷進到這間屋子，一顆心老是鎮靜不下，胸前突突跳蕩不已，回憶剛纔這幕驚心動魄的變故，連自己也莫明其妙，似此神鬼莫測的動作，恐怕邱老兒也無此本領，一定還是那小丫頭作的怪，照這種情形看來，想和她鬥是萬不能夠，如果她再找上門來，自己多年經營的這座蛟嶺峯，保不定就許一朝毀滅，到不如早聽邱老兒相勸，省却多少麻煩，他在懊喪的想着，偶一回頭，真覺慚愧的很，自己

穿的法衣，竟被虎豹撕破幾個窟窿，這教弟子們看見多不雅觀，趕緊另換一件道服，強自鎮靜下去，這時四平坡壇場早經收起，虛谷夜靜，沒有絲微聲息，只有一勾冷月，射出淡淡的光輝，竊笑人世的愚蠢，停不多時，十二個弟子進入養性齋，參謁之後，靜聽師傅訓話，許呼雷看看衆弟子，想想方纔的事情，又是慚愧，又是驚恐，嘆口氣道，爲師創造這座蛟螭峯，用了半生心血，雖不敢說天上仙府，在塵世間也說得出是苦盡經營，爲師寄託此地，絕無人來與我們相爭，我不合收下哈得明這個辱門敗宗的徒弟，更不合交上萬松岩邱老頭這個朋友，他這老兒從來喜歡多管閒事，那影子官差也不知幾時和他勾搭的，別人還不要緊，惟獨那個小丫頭，着實難鬥，今夜這場變故，一定還是她的作爲，我這次算是栽到她手，你們是更不行，說着用尖銳的目光看看衆弟子，不由嘆口長氣，大弟子葛球，二徒弟任白光，是弟子中的上乘，都早經領教過，不用老師告訴，已經知道利害，第五弟子萬耕龍，雖然造藝較深，可是只就剛纔那幕驚心動魄的奇變，已使他志奪神移，知道自己這點玩藝是施展不開了，其他的弟子比起他三人不啻糞土朽木，更不用說了，所以許呼雷發出這些言語，徒弟們也都低頭喪氣，無人發言，室內雖有師徒十幾位，只因個個精神頹喪，空氣是那樣沉鬱，停了好些時間，許呼雷又道，雖然鬧過兩三場，幸而我與邱老頭兒還未澈底抓破臉，這件事情既然有他攪雜在內，也許他還能到這裏來，如果能够接着他的緣，無聲無臭作

罷，那是兩全其美，如果不能，我便從此離開這片天地，另闢一個生存之所，讓江湖上忘掉我這個人，到那時你我師徒便永無會面之期，我是絕不和他再鬥了，言下不勝唏噓，衆弟子也不由得人人嘆氣，惟獨大弟子萬球，記着倒吊之仇，不甘心服，裂裂大嘴向師傅說道，師傅何必如此，我們現放着有千百成羣的獅虎緜豹，他若來時借着猛獸力量襲擊了他，豈不雪去已往恥辱，許呼雷搖搖頭道，那氣得甚麼？他們既有通天撒地的本領，豈不能制服幾個野畜，明日無論甚麼人來到山上，都要小心，對方縱然不遜，也不可與他衝撞，尤其邱老頭來到，你們好好接待，速報我知，分派一定，時間已經很晚，一夜渡過，一輪寒日高掛在遠峯樹杪，行人載道，野雀爭枝，冬日之陽又賜給人們一些慈愛的光輝，天未向午，果然在蛟螭寨不遠的地方上天梯，來了兩位奇人，一位是鎮國禪師邱伯鈞，一位便是山東寶家營寶小姑娘，衆弟子對鎮國禪師俱各認識，小姑娘雖然沒有幾個人識得，但連日經過些驚風駭浪的事情，每個人的腦海對她都存着很深的印像，何況許呼雷夜裏又有一番叮囑，一個徒弟趕去迎接，另一個徒弟跑回蛟螭宮報告，許呼雷一聽鎮國禪師同小姑娘來到，先自吃了一驚，但是事已至此，醜媳婦終須是要見公婆，只好硬着頭皮迎接出去，見面的時候隨機應變再作道理，他懷其一肚子驚恐慚愧，走出蛟螭宮，行不多遠，正好迎個對面，一眼看見小姑娘，不由心頭突突亂跳，慚愧的臉都發紫，再看人家兩個那副沖淡神情，連武器也都未帶，鎮

國禪師手裏拈着一串念珠，小姑娘提着一個烏金小匣，態度是那樣的安閒從容，由種種方面看去，似乎又不像是來找事，管他怎的，只得老着面皮接上去，還未待許呼雷發言，鎮國禪師遙遠的招呼道，老朽今天又來擾你的清神，許呼雷見老禪師先這麼和悅，似乎對過去的事情不大介意，心中略加鬆快，可是這小丫頭是不是也和老頭這般大方就沒把握，他往時的自嬌僻氣化除的一絲不存，恭恭敬敬的跑至鎮國禪師近前行禮，相與問候，鎮國禪師笑道，我們多年老友何須客氣，我來給介紹一位高客，這是山東寶家營寶小姑娘，江湖推尊勝字旗的主人，寨上寶勝來寶大俠的女兒，陪奉老太後寶主人的義女，鎮國禪師介紹小姑娘的來歷，許呼雷聽了好似耳邊起了一連串連珠疾雷，震得腦神恍惚，連正眼看都不敢，先前雖然較量過，所幸還未通報姓名，這時正好作爲她是未見面生客，鎮國禪師介紹之後，許呼雷持着一百二十分恭謹小心向小姑娘敬禮問候，所幸小姑娘並不帶半點矜矜之色，謹慎答禮，過去的事情好似沒有記得，許呼雷纔略覺坦然些，鎮國禪師見許呼雷這般光景，心內暗想大概這時你也服了，既然服了就讓你放心罷，遂笑說道，許道友，我給介紹的這位高客寶小姑娘，來此並無別事，一則遠道而來特至名山拜訪，再則知道你這裏奇蹟很多，特來參觀，因恐而生冒昧，特叫老朽作介，彼此都是自己人，應該接近接近，許呼雷羞顏答道，恐山荒蕪，有辱高雅，太見笑了，說着將兩位高客讓至養性齋，烹茶相待，便命諸弟子前來參拜，

衆弟子俱各恭謹盡禮，惟有大弟子萬球，勉強行禮之後，恨恨的向上望了幾眼，似乎是不大服氣的樣子，鎮國禪師同小姑娘根本不與小人一般見識，也未理他，休息一會，由許呼雷引導，參觀了蛟嶺宮全部，登上蛟嶺峯頂，四面羣山在抱，真是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」處處羣峯刺天，層層起伏，好個天然形勢，由上天梯過去，看了野馬峯，東門峯，天門峯幾處名勝，到處峯迴路轉，各有不同，許呼雷還要領導到百丈崖等處參觀，鎮國禪師笑道，小姑娘生長內地，對於山林野獸見的很少，因此她對這些東西頗感興趣，聞聽寶山畜養着不少奇異野獸，特來一瞻奇異，未知可能賜覽，許呼雷笑道，只不過山中無事鬧着玩罷了，其實並沒有甚麼稀奇東西，不嫌褻瀆，可以隨意流覽，咱們就到萬獸園去，說着由左斜方穿過一條小道，順着閻王鼻子下去便是萬獸園，許呼雷命人開放園門，靠南面峭壁下一列十幾個木柵，畜養着不同的各種野獸，大至獅象豸虎，小至灰鼠黃狼，形形色色，無所不備，往日有人到園，一柵一柵的野獸，呼吼騰躑，現出不同的姿態，今日却是個個帖着耳朵像睡覺，小姑娘笑道，就這麼看豈不和欄羊圈豕無甚差別，莫若把他成羣的放出來，看個姿態，到還有意思，許呼雷笑道，只是有幾個較比難制的畜生，須要加點小心，鎮國禪師笑道，狼虫虎豹怕還吃不得我們，許呼雷便帶定兩位高客，順着虎柵小門，進入四平坡遺處天然的盆地，昨晚電掣風狂的序幕猶在許呼雷的腦際旋迴着，小姑娘望望中間平臺，向許呼雷投了一

眼，許呼雷登時面上浮起一層紅雲，似是很難爲情，也向小姑娘投了兩眼，他們這「盡在不言中」的神情，只有個人體會得，外人是絲毫不能了解，三人登上平臺，平臺四週設上障礙，許呼雷吩咐先開虎豹柵，不多一陣呼吼，幾十頭虎豹磨牙舞爪飛奔進來，撲到平臺相距幾丈，忽又一團旋風捲回去，小姑娘道，就煩山主一發把所有的獸羣放過，看個暢快，也是好的，許呼雷道，別的都司以，只有黃毛獅，白面熊，火雲貅，這三個逸材怪獸，過於猛烈，見了別的獸嚙噬起來很難制止，今日當着高人，總然損失幾頭獸類亦所不惜，於是吩咐將各柵一齊開放，所有的獸類盡驅進四平坡，一時吼聲大作，草木震動，無數野獸從萬獸園，竄到四平坡，幾隻獐狼被虎豹嚙的血肉狼籍，黃毛獅怒吼一聲，蹾起一丈多高，撲倒一隻班爛虎，白面熊抓過一隻花豹子閉了膛，火雲貅過來爭取，兩下抓撲起來，只攪得沙石亂飛，塵土暴揚，葛球只管執着馬叉分撥，兀自鎮壓不住，小姑娘來的目的是要借着許呼雷這些野獸，試驗她的空靈最有沒有懾服羣獸的威力，這正是她想到這裏，並不徵求許呼雷的同意，霍地躍下臺去，走向獸羣，許呼雷方在招呼，小姑娘，這裏有兵刃符錄，那白面熊嗥然一聲向小姑娘撲來，小姑娘側身躲過，順勢一推，像倒下一堵土牆似的，噗通一聲，跌在荒地，葛球暗地驅着黃毛獅來嚙小姑娘，這時她從容將那烏金匣蓋揭開，那隻乘翼生成的空靈獸，引頸長鳴，颯颯風生，蕭蕭震木，那些大小野獸，似乎受到一種極嚴厲的管制，個個首帖耳

踞伏下去，尤其那最猛烈的火雲貅，黃毛獅更嚇的渾身抖搜，不敢仰視，其次虎豹野熊等類，也都蹙伏着不敢稍動，越是小的動物，驚恐程度似乎也隨着減低，小姑娘也未想到這隻小小空靈最，會有如此靈異，心中非常暢快，索性將牠放出，看看到底有甚麼樣的作用，那空靈最伸伸懶腰，蹙身躍下，像一個錦球似的滾到黃毛獅近前，爬到巨獅的頭頂，用鼻子嗅他的耳朵，那黃毛獅縮做一團，不敢出氣，眼睛緊緊的閉着，空靈最翹起一條腿，撒一泡尿，淋漓流下，直灌到獅子鼻孔，力搏山石，威懾羣獸的猛獅，懼伏的氣不敢出，空靈最在牠頭頂蹲伏一會，一躍而下，那隻猛獅纔敢搖搖腦袋，許呼雷貝驚得目瞪口呆，鎮國禪師也沒想到世間竟有這般靈物，心內暗暗稱羨，這時空靈最又蹙到火雲貅的頭上，照樣蹲伏玩弄，火雲貅恐懼程度更加利害，幾乎連腦袋都縮到項裏，距火雲貅不遠的旁邊一隻曾經吃過人的花豹子，空靈最一躍登上花豹頭頂，靈異的神物，似乎知道這隻豹子害過人，用牠的利爪照定腦門劃了幾下，頭頂簌起一團花毛，像茶盞大小一個花絨球兒，空靈最吹一口氣，聲如裂帛，豹子頭上飛起蓬蓬亂花飛絮，隨着噴出一道血光，那隻豹子伸伸腿登時斃命，柳斗大的花花腦袋，變成血肉模糊的光葫蘆，一根絨毛也不存在，爲狀至堪驚人，空靈最制死這隻花豹，然後踏着一隻一隻的虎豹頭頂越過，那些威震山林的大虫一個個閉目縮耳，不如一隻懶狗綿羊，小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招手那隻空靈最一躍奔回，跳入烏金匣內小姑娘收起，一時高

興，縱身跨上獅背，拍拍獅子頭頂，那隻猛獅好像她乘慣的坐驥，恰似一隻識途老馬，穩步前進，其他虎豹豺狼依然閉着眼睛不敢睜開，許呼雷看到這般光景，躬身拜例，高呼道，寶小姑娘，你是天上神人，許某衷心折服，明日親拜勝字旗贖罪。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望 素 樓 主

發 行 人 劉 彙 臣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電報掛號 三一〇九九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